東選品節 午
記

東遊品節

記

翠雲亭記 安軸

余於皇慶壬子春以單騎遊仙槎郡〻之南白沙平堤有穉松數千餘株童〻可愛余顧謂同遊邑人合待松之長構亭于此則可與寒越二亭相甲乙也厥後有邑人訪余者則必問松之平安否也越泰定丙寅年聞存撫使朴公於仙槎郡構新樓而風致最佳問其所即余往昔所見穉松之地也常思欲一登斯樓以償吾往昔之志而計無得也今年出鎮是郡再登斯樓其清幽勝致不是塵熱間所嘗見者大抵樓亭之作不在高曠則在幽深而倦彼則思此倦此則思彼者人情之常也況關東樓臺亭榭皆在高曠故人之

遊者目倦乎風濤之怒身疲乎氣霧之蒸而及登斯樓得
清幽之趣則如走壙囚數入于空谷還空倦鳥投彼茂林有至
樂存焉此朴公置樓之志歟朴公高情邈識非余庸陋之比而斯
樓之作偶与僕注背淺見相合則余於奇觀異境雖曰有眼可不
怪也因追念舊遊二紀于今而松之稚者皆已壯矣夫人之見松之稚
而又見其壯者能無情乎悲感之餘不忍嘿過書以記之。臨瀛公館重午

說辨

人心之在乎中而不接於外則虛靈不動而安其本有事物交於
我然後有以動於中而發於外其接物而動我心者耳目口鼻之類
皆是而目之所交者尤廣焉凡物之交於我者有正而激我者有不
正而撓我者惟聖人應物有道而不失其正衆人則因物有遷而謬

向異途故古之君子欲正其心者常於日用之間慎其接物而至於目之所覩則尤自擇焉有對冰壺而思其清佩絃韋而効其柔急者存焉蓋欲謹其外而養其中也臨瀛東方巨鎮而公館無屏障之設過於陋素余得生絹數疋作長屏十二疊請釼山道人行公掃墨竹此非直爲奇觀而餙其陋素而已其亦深有所取者焉夫竹之爲物清而無累貞而不變虛而有容直而不倚古今賢君子無不愛之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其見愛也類如此求之於人則其伯夷之流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且於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其効如此况於晨夕起居之際目見而親炙之乎自今到是館而坐是屏者見竹之清則可以懷廉恥而不傷民財見竹

之直則可以勵節義而不易所守見竹之虛則可以寬裕容衆
而無苛暴之心見竹之直則可以不隨時阿附而挺然獨立竹之所以
激人者如是則斯屏之設豈非生民之福歟人之見是竹而得是心
者善矣見是竹而不得是心者余記是觀焉〇江陵府鏡浦臺記 夫天下之物
凡有形者皆有理大而山水小而至於拳石寸木莫不皆然人之遊
者覽是物而寓興因以為樂焉此樓臺亭榭之所由作也夫形之
奇者在乎顯而目所玩理之妙者隱乎微而心所得目玩奇形愚
智皆同而見其偏心得妙理君子為然而樂其專孔子曰仁者
樂山智者樂水此非謂翫其奇而見其偏盖得其妙而樂其
專也余未遊関東時論関東形勝者皆曰國島叢石而鏡浦

臺不甚稱美越泰定之丙寅今知秋部學士朴公淑自関東仗節
而還謂余曰臨瀛鏡浦臺羅代永郎仙人所遊也余登是臺觀山
水之美心誠樂之到今惓惓未嘗忘也臺舊無亭宇則遊者
病焉故命邑人構小亭于其上子為我記之余聞是言怪朴公
之見與衆人之論不同不敢妄自評品思欲一覽而後記之今幸承
命出鎮是方歷覽奇勝彼國島叢石亭奇巖怪石實驚駭人
目而乃奇形之一物也及登是臺淡然閒曠無奇怪異物驚駭人目
者但遠近山水而已坐而四顧水之遠者滄溟浩瀚而烟浪崢嶸近
則鏡浦澄清而風漪溶漾山之遠者洞壑千重雲霞縹緲近則
峯巒十里而草樹青蔥常有沙鷗水鳥浮沉往來容與乎其臺前

其春秋烟月朝暮陰晴隨時變化氣象不常此臺之大略也
余幾坐而冥搜不覺漠然凝神至味存乎閒淡之中逸想超乎
奇形之外有心獨知之而口不可狀言者矣然後知朴公之所樂者
不在奇怪一物而得吾所謂理之妙者昔永郎之遊是臺也必有
所樂焉今朴公所樂者其得永郎之心歟朴公命邑人構是亭
邑人咸曰永郎遊是臺而未聞有亭宇今千載之下安用亭爲
遂以陰陽忌語告之朴公不聽督命之役者除土而得亭舊基
礎砌猶存邑人異之不敢有言亭之基迹既去古綿遠至於埋
沒邑人不知今而偶見此安知非永郎復生來今耶余前聞朴公之
言而得其端今登是臺而考其詳因書于亭上○○ 雲錦樓記 ○○李齊賢 山川登

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都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
川也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内將避
逅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攫金而不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
薪心有所專而目不暇他及也其好事而用力者踰關津上田里規規於
丘壑之遊自以為高康樂之開道小民之所驚許汜之問舍豪士之所
譏又不若不為之為高也京城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居者閭閻烟花之
舍鱗錯而櫛比負戴騎步道其傍而往來者絡繹而後先豈知有
幽奇閒曠之境逈在其間耶后至元丁丑夏荷花盛開玄福君權侯
見而愛之直池之東購地起樓倍尋以為崇參丈以為袤不礎而楹
取不朽不瓦而茨取不漏桷不斲不豐而不撓墍不雘不華而不陋大約

如是而一池之荷盡色而有之於是請其大人吉昌公与兄弟姻婭于其上怡怡愉愉竟日忘歸乎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二字揭爲樓名余試注觀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狼藉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寧惟是龍山諸峯攢青抹綠韜滲簷下晦明朝夕各異狀而闤之閭閻烟火之會其面勢曲折可坐而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招者遇朋儔而立語者值尊長而趨拜者亦皆莫能遁形而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徒見有池不知有樓又安知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在僻遠而朝市之心目邂逅而莫之知有也抑亦天作地藏不輕示於人耶侯腰萬戶之符席外戚之勢盖不及古人強仕之年宜於富貴利祿寢酣而夢醉乃能樂

乎仁知之所樂不見驚于民不見譚于士而庵有幽奇閒曠之境於
市朝心目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於賓樂其身以及於人是可尚也已
益齋居士記

妙蓮寺石池竈記

三藏順菴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
祠因遊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訊之土人蓋昔人所以供茗飮
者而不知作於何代師自念曰幼時嘗於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
其形製豈此物耶乃歸物色而求果得之其一方刳之如斗為圓
其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啓以洩其渾塞以蓄其清也
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居火橢者所以滌器亦有竅差大以通凹之
圓者所以來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竈也於是命十夫轉置之宇
下邀賓客列坐其次挹白雪之泉煮黃金之芽因謂益齋曰昔莊

靖安公嘗為雙明者老會其地於今寺之北岡去寺數百歩而近此
其當時物欣牧菴無畏國师住錫茲寺有若三菴日嘗浩米一經
題品價必三倍迺為榛穢所掩沒自雙明迨今幾二百年始為吾
一出而効用於前請為記以慰其不遇而慶余之純濕也竊惟雙明之
會有李学士居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笑皆載之詩文今考其
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雖居叟三菴之未遇而有师之遇〻若有所
謂數者存乎其間物之与人常相為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劍待邕
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為千載所服膺也师伐氷華胄也雖圓
其顱而素富貴者也今為天子之使〻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师友顧乃
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不及見者

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邕熄之笛銅鼓○○李穀義財說牛峯李
敬父同於余曰朋友與兄弟孰親曰兄弟親然則世之人皆急於朋
友緩於兄弟何也曰此從欲之害而好利之弊也請為君言之可乎
蓋孩提愛親及長敬兄擴而充之由內及外者天性之真而人道
之常也且如粟米魚肉麻縷絲絮衣食之常也苟或從欲好異
必求難繼之物非常之味以適於口腹以便於身體不惟不適不
便將不勝其害矣人於兄弟曰惟其常流於褻慢而不務於愛
敬甚者猜嫌忿鬩而無所不至至於他人或勢利以相啗貨財以
相通酒食以相歡親愛之篤結託之固而亦無所不至雖然既曰
勢利矣勢利之竭則其相啗者適足以相害耳貨財酒食之

細畧足道耶此從欲之害而好利之弊者也人之倫有五而聖人
序之其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兄弟而朋友居其終朋友比四
者其勢若淺而其用實先盖責善輔仁能致乎人倫之懿者皆朋
友之力也然其本末固有秩然而不可易者此常棣之詩所由作也
其首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於三章曰脊
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五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
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自古兄弟朋友之間其理不過如此詳味
此詩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君謹慎好學其於人倫輕重親疎之
分講之熟矣今之言盖有為而發之耳李君嘆曰然吾有親兄弟
遠兄弟二十餘人而与之遊切切焉怡怡焉而又今各出錢若干命之曰義

財歲吏二人而迭主之月取其息以備慶弔迎餞之用苟有羨餘將以為救恤賙贍之資俾余孫守之以法而勿失焉盖慕范文正公義田之遺意也其与世之擾擾路人為兄弟視同氣如仇讎者則有間矣子為我記之余樂其言之合理而有激于世俗而有動于余心者乃作義財之記而具兄弟年齒名氏具錄于左乙

新作心遠樓記 樓在全州南萬德山普光寺

向師之重興普光也余既記之矣復作樓東北隅同名於余夫名由實立命物以類耳目所未接而使強名之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也向曰人生稟天地之氣五行迭用而四時之宜不同也冬而欲燠夏而欲凊深居幽蔽思慮登高以舒心神此常情而理然者也今吾寺環四山地卑且隘入其境如入環堵中是樓之作非以觀美為欲使夫居於斯客於斯

者當其溽暑蒸歊草樹蓊欝汗流被體而氣息如縷或春花
漫山秋月滿壑煮茗登臨袪煩剔滯於胷中耳子何拒之固耶
余嘗聞学佛之徒槁木其形寒灰其心惟慮山之不深居之不僻而
為外物所爍故有面壁不顧者矣有鳥窠其栖巖竇其室者矣
若夫厭居之僻欲大屋以移之嫌山之深出高甍以壓之時節陟降自
適自便雖吾儒儉者且不為而佛者為之乎然樓既成矣而其請
又勤姑取地僻心遠之意以揭之雖然心之為物本無遠近彼此之殊
儒者以正以之脩身以至于齊家理國而平天下佛者以觀以之修行
以至于見性成佛而利自它要之誠不以〻心觀心以心正心顧其存養如
何耳故先儒有非觀心論曰心一而已以何心而觀此心既以塞其請因

書其語俾登斯樓者境与心會因其名而求其義且知吾儒之言
非故相反蓋欲相發者也若面勢觀覽之致非所宜書兹不及焉

○虛淨堂記

順菴三藏公扁其所居曰虛淨客有問之者曰公雖毁形而有
衣冠紈綺之習公雖遯名而有國朝褒崇之號出有九重異眷
卿相貴交入有儒釋賓友之歡齋廚豐潔軒戶清幽或禪誦之
餘焚香煮茗左右圖書商證古今其遇興也作字如斗題詩滿
紙至於禮貌談笑務適人情和氣所薰皆充然如有所得客之好
飲者輒醉以酒如廬山故事雖世之享富貴而稍好事者未有
以加焉焉在其爲虛淨也公笑而不應其遊稼亭李子從旁而對曰
實焉知其所謂耶夫虛者實之對淨者穢之變此物之理未有不

從實至虛由纖即淨者也以人事言之君臣父子倫理之實也居
處服食生養之實也近取諸身則形氣之實身體髮膚是已
情欲之實聲利貨色是已當其經濟一己之私酬酢萬物之來
所以殄瘁其筋骸憂焦其思慮而擾結其恩讎者不啻若膏
火之煎氷炭之交膠漆之合其所以纖於淨者爲如何也及其勢窮
理極萎然而隕枵然而空氷消而雲散身猶不可得保況外物
乎惟達人然後不囿於物不拘於實聽其自然而待其極〻則未
有不變者矣而其眞虛眞淨者未嘗不在其中公則其人也
抑嘗聞之公曰人不可以不知本安居而飽煖非君之賜乎則思衣
食所自如芒刺在背而鯁在喉日用惟在祝釐耳誘掖而成就之

非師之恩乎則以扶持宗教克復山門為己任事已乃已生育劬
勞非父母之德乎則思所以報因植者堂而祠之碑其功德而傳之無
窮又凡有所得隨得隨施若佛僧之供經藏之節賓客之奉日不
暇及去其多藏之穢而歸之無盡寶藏焉豈世之徒知滅徊常縛
空寂者所何髣髴哉故知公之不離世而能出世不役心而能存心
者能不為物所化而已是則珍舟不能脅患難不能惑聲色不能淫
何適而非虛淨耶若曰無物然後為虛無垢然後為淨必欲遠城
市忍飢寒規々用力汲々脩心余知其去道愈遠也既以語家因書
于屋壁以識

舟行

己丑之仲夏既望自鎮江圓山夜半登舟泝流至龍淵天
猶未明斯旋而北睨泊古城明日至扶餘城落花岩下昔唐遣蘇

將軍伐前百濟扶餘實其故都也時被圍甚急君臣棄宮娥
而走義不汚于兵群至此巖墮水而死故以名之扶餘監務設食
于巖隈僧舍日已午解纜而小西則有磯石穹然其下淵澄深不
可測唐兵既至濶江而陣欲渡則雲霧晦冥不知所指使覘之有
龍穴其下衛護本國故也唐人用術者計餌而取之龍初拒而不上竟
力致之石為之刳今有深廣尺餘長僅一丈自水際達于石頂若斷
而為之者謂之釣龍臺自臺而西五里許江之南岸有僧舍曰虎岩
巖石壁立寺負巖巖有虎跡宛然若攫拏而上者巖之西有斷崖
千尺崖頭曰天政臺蓋百濟時謂與天通每當用人書其名置諸
上君臣具袍笏列伏于北岸沙渚以俟俟天點其名然後取而用之

古人相傳如此自虎巖步至其臺臺無遺址惟石溜半空耳此所謂扶餘之四詠一方之勝境而好事之人不遠千里而來者也

○東遊記

至正九年己丑之秋將遊金剛踰天磨嶺宿山下長陽縣縣三十餘里蓐食登山雲霧晦冥縣人言遊楓岳者以雲霧故不見而還比比有之皆有憂色默有禱焉距山五里許陰雲稍薄日光穿漏及登拜岾天朗氣清山明如刮所謂一萬二千峯歷歷可數也凡入此山者由此岾登此則見山見山則不覺稽顙故曰拜岾岾舊無屋累石為臺以備憩息至正丁亥今資正院使姜公金剛奉天子之命來鑄大鐘閣而懸之于岾之上旁廬案門以主撞擊跂然金碧光射雪山亦山門一壯觀也未午到表訓寺小憩有沙彌

導以登山沙彌言東有普德觀音窟人之隨喜必先於此然深且
阻西北有正陽菴是我太祖所刱而安法起菩薩尊相之所雖陡
高而稍近可上且登是菴則楓岳諸峯一覽而盡余謂觀音菩薩
何所不住余所以來者盖欲觀此山之形勝耳盍先往乎於是攀
緣而登果如所言甚愜来意欲往普德則日已向晚且不可留
山中遂由新林三佛諸菴沿溪而下暮抵長安寺宿翌早出
山嘗聞此山名著佛經而聞于天下雖絶遠如乾竺之人時有来
觀者大抵所見不如所聞東人遊西蜀峩眉南越補陁者有之
皆言不如所聞余雖不見峩眉補陁所見此山實踰所聞雖畫
師之巧詩人之能不可得其形容之髣髴也自長安寺度天磨西

嶺又至通溝宿凡入山者由天磨二嶺登嶺則望山故踰嶺入
山者初不以絶險爲虞自山而踰嶺然後知其爲艱也西嶺差低
登降三十餘里陡甚謂之斷髮至淮陽府踰鐵嶺関宿福寗縣
鐵嶺國東之要害所謂一夫當関萬夫莫開者也故嶺以東江陵
諸州謂之関東至元庚寅叛王乃顔之黨哈丹等賊奔北而東自
開元諸郡闌入関東國家遣萬戶羅裕等領其軍防護鐵嶺
関賊刼掠和登以西諸州人民至登州使登人覘之羅公聞賊來棄
関而走故賊如蹈無人之境一國洶洶人被其害登山城入海島以
避其鋒至乞師天朝然後乃能殲之今余所見鐵関之險誠
使一夫當之雖千萬人飾而攻之不可以歲月得入也羅公眞小

瞻哉到登州留二日今稱和州早發和州自鶴浦口登舟入海
觀國島島去岸十里許入自西南隅水際白沙如練其上平地
五六畝形若半壁中有屋基人言浮屠者所居也其上山圍若
狹勢不甚高葛蔓草覆之又無樹木視之一土坡也舟而小西崖屍
稍異其崖石則皆方直攢比而壁立其岸石則皆平圓排列一
面可坐一人然不整齊也行數百步其崖高可數百尺其石白色
方直長短若一無一條其頂各戴一小石若華表柱頭在舟面而視
可疎可愕有一小窟撑舟而入漸窄不能容舟視其窟深不可
測其左右東立之石如外面更整齊其上石脚下垂者皆平正如覆
棋局若一鉅而斷之者以此觀之則此惟外面如此盡一島乃一東方

石條也其窟嶄嵒使人魂悸不可久留回舟而北又有一面如圍屏
者捨舟而下徘徊攀緣大槩石与窟無異而崖不甚高其下稍
平易其圓石排列者可坐千人遊觀者必憩息於此有人留飲
處甚風作且非烟火食者所住傍崖而東南又行數百步崖石稍
異作方鐵網長五六十丈一條若一條一面皆是人謂鐵網石此其國島
之大槩也若夫奇絶怪異之狀非筆舌所可髣髴也誠不知造化者何
以至于此極也既還浦口舉酒相賀一以獲觀勝境一以風浪不作也
自浦口棹舟而入所謂鶴浦者登元帥臺石須澄湖一螺抹峙之一
奇觀也既晩不可留至縣館宿九月朔踰歙谷縣東嶺欲入穿
島問其狀島有竇貫通南北風濤相遶而已然自穿島絶海而

南可注叢石亭其間八九里又自叢石絶海而南可注金蘭窟
其間六十餘里舟中勝景不可言也是日微有風不可舟故不入窟
島沿海邊至叢石亭所謂四仙峯者其石東立其條方直大略
如國島但其色赭其崖石亦參差不正耳自其上臨視之四峯離
立峭拔斬崖嶔崟臨東溟萬里對西嶺重巒實關東壯觀也舊
有碑在崖上今不見遺跡在耳又於東峯有石碣剝落磨滅無一
字可識不知何代所立也人言新羅時有永郎述郎　四仙童者
与其徒三千人遊於海上此碑碣豈其徒所立者耶亦不可得考
也臨四仙峯有小亭置酒其上日已晩至通州宿通古金蘭縣坡
城北渦有窟人言金蘭窟觀音菩薩所住之處明日乘舟往窟而

入望見之微若菩薩形像立於窟中以其窟深且狹故不可入操
舟者曰吾居於此久矣自元朝使華本國卿士仗節剖符於方面者
下至遊觀之人無同貴賤必欲來觀每令吾舟而導之吾實厭之
嘗操小舠本獨入窟中窮而後止別無所見以手捫之一面蘚石
耳既出而回視之則又髣髴其形像焉噫吾之誠有未至歟抑
其思想所致若所謂思成者歟余聞之頗有　焉窟東有石池
人言觀音浴處又有巖石簇簇方寸其大多至數尺皆欹側人謂
痛足巖蓋觀音菩薩足踏而痛岩為之欹側也自金蘭至高城
郡一百五十餘里實楓岳之背其山嶄嵓險絶人謂外山蓋與內山爭
奇怪其東南有榆岾寺有大鍾与五十三佛銅像人言新羅時五

十三併乘此鍾自西天竺泛海而來泊高城海岸既又至榆岾而止焉高城南有憩房村實山麓也由憩房踰上六十里而至榆岾余始与同遊之人約必至榆岾觀所謂鍾与佛像者行既遠路且險馬皆瘡背病蹄或有落後者故不復登山乘三日浦浦在城北五里許登舟至西南小峙穹窿一巨石也其頂有石龕中有石佛俗所謂彌勒堂也其崖東北面有六字丹書就視之則兩行行三字其文曰述郎徒南石行其述郎南石四字則明甚其下二字稀微不可識昔州人苦其供給遊賞者斲而去之深五寸許字畫不滅今其二字石明者蓋以是歟既而回舟登四仙亭亭在湖中一島也從倚環視則所謂三十六峯影倒湖心湖可百頃澄深瀰漫實關東勝境亞

於國島者也人言此湖為四仙所遊三十六峯峯有碑胡宗朝皆取
而沈之令其跡猶存焉胡宗朝者李昇唐之人也來仕本國出巡五
道所至輒將碑碣或刮去其字或碎或沈至於鍾磬有名者或鎔
鐵以塞之使之不聲若於寒松叢石亭三日浦之碑鷄林府奉德之
鍾之類可見也四仙亭朴君淑貞存撫時所置座主益齋先生為
之記自三日浦渡城南河過安昌縣亭宿明波驛留高城一日主人
小酌仙遊潭上過淸澗驛登萬景臺宿仁覺村舍泛舟永郎湖到
洛山寺謁白衣大士人言觀音菩薩所住山下石崖有竇是觀音所
入處也晩登襄州宿重九峯菊觴於樓上望洞山縣有觀瀾亭宿
連谷縣江陵存撫使李君候于鏡浦方舟歌舞中流日未西上鏡

浦臺臺舊無屋近好事者爲亭其上有古仙石竈蓋煎茶具也
與三日浦相甲乙而明遠則過之出江城觀文殊堂入言文殊普賢
二石像從地湧出者也東有四仙碑爲胡宗朝所沈惟龜趺在耳
飮餞于寒松亭亭亦四仙所遊之地郡人厭其遊賞者多撤去屋
松亦爲野火所燒惟石竈石池二石井在其旁亦四仙茶具也由亭
而南有安仁驛日已西不可踰嶺明日早發至燈明寺觀日出甚遂
並海而東踰嶺宿羽溪縣又宿三陟縣明日登西樓縱觀所謂
五十川八詠者出至交柯驛臨海斷崖上有元帥臺亦絶景也到
蔚珍留早發縣南十里有聖留寺寺在石崖下長川上山崖石壁
立千尺壁有小竇謂之聖留窟窟深不可測又幽暗非燭不可入

使寺僧執炬導之又使州人之慣出入者先後之竇口挾膝行四
五歩稍闊起行又數歩則有斷崖可三丈梯而下之漸平易高
闊行數十歩有平地可數畝左右石狀殊異又行十許歩有竇比竇
口益隘蒲伏而行其下泥水鋪席以防霑濕行七八歩稍開闊左右石
益殊異或若幢幡或若浮圖又行十數歩其石益奇怪其狀多不
可識其若幢幡浮圖者益長廣高大又行四五歩有若佛像者有
高僧者又有池水清甚闊可數畝中有二石一似車轂一似淨餅其
上及旁所垂幡蓋皆五色燦爛始意石乳所凝未甚堅硬以杖叩
之各有聲隨其長短而有清濁若編磬者人言若沿池而入則益
奇怪余以為此非世俗所可褻玩者趣以出其兩旁多穴人有誤

入則不可出問其人窟深幾何對以無人窮其源者或云可達平海
郡海濱蓋距此二十餘里也初慮其重且汚借僮僕衣巾以入既出
易服洗盥若夢遊華胥蘧然而覺者嘗試思之造物之妙多奇
測余於國島及是窟益見之其自然而成耶抑故為之耶以為自然則
何其機變之巧如是之極耶以為故為之則雖鬼工神力窮千萬世而亦
何以至此極耶是日到平海郡未至郡五里有松萬株其中有亭曰
越松四仙之遊偶過於此故名焉○ 金州觀風樓記○李達衷 至正丁未判事韓公系
祥出牧于今政尚寬仁人無怨讟未期而民有餘力咨于邑之耆老曰
惟爾之州故所都也故其號冠於一方而按部嘗焉王命之須莫不
始于此民情所訟莫不萃于茲時當暑月館宇卑湫無以避炎溽

廳事之北有小亭曰綠筠軒甚阨塞不堪處也官給其費易
亭而樓之可乎咸曰固所望也於是驗料走聚工徒棟宇而墁瓦
之猶恐不及不日而告成登而覽之廓如也公喜且曰既樓矣不可以不名
不記書諗雞林尹李至再余心語之曰余嘗按是道主是營病暑而
數殆州之南有寺曰南高移寓數日而復命韓公之意則余志也但
所謂記者記其事也余未嘗登是樓觀其創制之何如豈可臆而文
之乎然且思之所可記者有焉粵明陵甲申韓公先大人為冢宰主
銓選余以廳教朝夕左右有所觀感者多矣其堂府恢弘度量
軒豁用人之材各有所適柱石邦基丹青德化扶持肯構而其力
勛之大氣像之豪善慶之積鍾于厥嗣以其所為移于一樓之構則

吾知其必恢弘也必軒豁也柱石之堅完有所維持丹青之煥赫有所潤色是可記也而吾之扁則曰觀風從而爲之說曰風者聲也教也法也告也凡所以刺上化下無所關係而知國興衰者風之爲也風不可以不觀觀不可以不察觀乎地上則省方設教觀乎水上則享帝立廟先王以之又若恒之雷風益之風雷則可以立不易方有過則改小畜之天中孚之澤必觀其上以懿文德議獄緩死蠱之振民育德巽之申命行事皆有所觀君子以之故按部者謂之觀風其爲任重也否乎抑亦大愧之噫萬竅之號有萬不同木之斯拔禾或盡起者有所感也薰而解民慍凱而吹棘心者有所養也或條不鳴草必偃者有所和也有所順也斯亦不可不觀其所以然也風則氣也凡吾之進退

周旋施為注措喜怒哀樂聲音笑貌皆氣也氣則風也發而皆中節則叅贊化育彌綸天地寧有小欠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登是樓者有能自我而物自物而我保合太和有得于中則吾之言未甚為非也或有詰之者曰韓公之意則在乎避暑子之說則畧於取涼去暑之語韓公請之則記也非說也子之言則始若記而終於說也曰始記吾之所以為記之意終說吾之所以為扁之義子之言然矣其曰畧於取涼去暑之語則非也子不知夫道逢麯車而流涎前有梅林而止渴者乎觀樓之扁則足矣何必曰甚涼曰凄其而後可哉。

西京風月樓記。李穡

上之十九年冬十有一月以開城尹林公移尹西京明年二月進拜密直副使蓋褒之也化旣大行人樂為用乃以五月初吉卜地于

逕仙店之舊基作樓五楹塗墍丹雘五閱月而告成望之翼翼如也
東南衆山如在席下而江水更其前鑿池左右種之芙蕖臨覽之
勝与浮碧相爲甲乙而華麗則過之既得上黨承旨韓公孟雲
大書風月樓三字以揭之而徵記於韓山李穡且曰子之靳吾記以
吾莫能名吾樓也今吾之托興也不淺子能衍其義乎余曰公之高
識洪量蓋一世而有餘且其名樓之若是也風來而無方月行而無迹
浩乎莫知其涯涘也雖道之在太虛本無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氣爲
然是以大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散而爲風雨霜露峙而爲山嶽流而爲
江河秩然而爲君臣父子之倫粲然而爲禮樂刑政之具其於世道也
清明而爲理穢濁而爲亂皆氣之所形也天人無間感應不忒故彝

倫敘而政教明則日月順軌風雨以時而景星慶雲醴泉朱草之
瑞至焉彝倫斁而政教廢則日月告凶風雨為災而彗孛飛流山
崩水渴之變作焉然則理亂之機審之人事而可見理亂之象求
之風月而足矣今中原甫定四方無虞所謂理世也我國家及閒暇
修政刑民物阜康江山清麗無適而非吟風弄月之地況西京為國根
柢控制西北人士衆業有箕子之遺風焉而斯樓也又據一府之勝
賓客之至一獻百拜投壺雅歌風來而體爽月出而神清荷香
左右情境悠然豈不樂哉其為此太平之人也雖然鷁退聖人筆
之牛喘史氏書之所以警夫世者至矣此又公之所以寓微意者歟
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不可以語此不然流連光景害義傷教君

子所著道也後之來者尚慎之哉也

南谷記

龍駒之東有南谷吾同年李先生居之或問先生隱乎余曰非隱也曰仕乎曰非仕也或者疑之甚又問非仕非隱則何居余曰吾聞隱者不獨隱其身又必名之隱不獨隱其名又必心之隱此無他畏人知而不使人知也仕者則反是身必立朝廷之上而軒裳圭組以華之名必聞海宇之內而文章道德以實之則其心之所存形于政事被于歌詩而灼于四方矣心可隱乎哉余以是知南谷非隱之地也今先生居南谷有田有廬冠婚賓祭之取足無心於勢利也久矣然非以隱自居也故歲至京都訪舊故縱飲談笑往來途中羸僮瘦馬竪鞭吟詩而白鬚如雪紅頰浮光使善畫者傳其神未必讓三峰蓮葉圖矣南谷山可採水

可釣足以無求於世而自足也而山明水綠境幽人寂岸自悠然雖
日神遊八極之表亦不爲過矣宜先生有以自樂於是也余之衰病
久矣每欲歸去來而未果也有田而近於海有廬而薄於田思得
兩全而終吾身余之望也而豈可易而致之哉先生之爲正言也僕
忝諫大夫同言事時宰相諸公時外遷獨穡也叨蒙異擢至今
令人愧赧先生屢斥屢起位絕至三品然遺愛存於民心華聞孚
於物望永之李氏罕有儀美焉是必鳴騶入南谷矣異日立大策
決大議上贊南面之化如諸葛公起於南陽可必也抑未可必也
皆天也先生名釋之先稼亭公門生及第也嘗與余同中辛
巳進士科云乙記
遁村廣李氏既取孟子集義之集爲名而取浩

然之氣為字星山李子安說其義余又題辭其後以与之浩然
曰吾名吾字旣受教矣吾之遁于荒野以避鷲城之黨之禍艱
辛之狀雖鷙忍者聞之不能不動乎色雖然吾之所以得至今日
遁之力也夫叔向勝敵以名其子盖喜之也子身之分也猶且名之
以志其喜况吾一身乎遁之德于我也將終吾身而不可忘焉者故
名吾所居曰遁村所以德其遁也亦欲寓其出險不忘險之意以自勉
焉盖遁者知言之一也而義則竊取之如是惟先生哀憐之忘其弁
三之瀆以終惠焉余曰子於鄒國之書誠味而樂之矣其求觀聖人
之道殆庶幾乎余故不徵他書就孟子以畢其說或問舜為
天子皐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訢然樂以忘天下此雖設辭處之不過如此有浩然之禍雖自其身致之親老子幼抱負携持晝藏榛莽夜犯雨露崎嶇山谷之中猶恐追者踵至屏氣縮縮戒妻子無敢出聲其道也亦慘矣是宜夢驚而悟愕也方且揚揚焉內以樂於己外以誇於人浩然信非尋常人矣其中必有所主而名不虛得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將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增益其所不能浩然信乎餓其體膚矣拂亂其所為矣則其降大任也又信乎其可必也余恐浩然之不得終身於遁村也若其江山風物之勝朝耕夜讀之樂浩然自有地矣故不詳著云○記

廣東亭之居川寧也自號漁隱歸而求余記余曰上古聖人觀象制器吾

夫子繫易取而陳之網罟畋漁蓋其一也孟子學孔氏其言曰數
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蓋天地間生物甚衆取之有其具
食之有其時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者聖人之事也當其洪水
之災以唐虞君臣之聖娶塗四日呱呱不子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急
也甚矣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爲民之害可謂酷矣於是敎人鮮
食畋漁之具尤其所急矣而人之性日趍於嗜慾而不已於是乎
有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之法川澤之間洋洋圉圉於仞
而躍至理之象著矣至於學校繼興作成人材必使學者觀乎
鳶飛魚躍之間深體化育流行之妙於吾心全體大用之地聖
學之功成矣至於盆魚之樂亦有助於後學蓋有物有則無一事

而水仁矣東亭好古律己存心愛物其視聚斂掊克之流不啻犬彘汲汲以魚鼈咸若之效自任今之自號蓋自川寓始也川寓處驪江下流其地宜稼多松樹白蓮精舍在焉金沙庄之八詠足以見風物之美其曰東江釣魚即漁隱之地也韓文公有詩曰橋夾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頤臥還把漁竿下晚洑文公吾所師也吾老矣如天之福卜鄰隙地嘗與東亭吟哦此詩以終吾年若夫竿也絲也鉤也餌也曲也直也謀與東亭歸而後討論焉於是作漁隱記。

記 陽村

陽村吾門生永嘉權近之自號也近之言曰近也在先生之門年最少學最下然所慕而跂之者近而之遠也故字曰可遠天下之近而又遠者求之內曰誠求之外曰陽誠惟

君子然後踐之若夫陽也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春而溫夏而可
畏秋而燥冬而復乎溫歲功得以成民生得以遂近竊自謂聖
人之化成人材也亦如此詩書禮樂之教皆所以順乎天時矣而仲
尼則嘗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蓋仲尼猶天地也猶日月也
廣大而無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照物乎其間者形〻色〻呈露靡遺
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尚何幽隱之有哉雖其陰險
邪類亦皆無所遁其情則夫子之無所不知無所不化昭〻乎其明也
浩〻乎其大也浴沂風詠之流猶足以知和氣流行與唐虞氣象無
異則其時雨化之者發榮滋長復何言哉嗟夫仲尼為天地為日月
於從游三千速肖七十之間者皆陽道之發見昭著者也而見而知之

者甚寡曾子子思幸而著書至於今日濂洛之説行然後学
者讀其書如游仲尼之天地如見仲尼之日月秦漢以来陰翳
否塞泯泯昏昏戕於鬼蜮者如清風之興而掃之無跡何其快哉
十月無陽矣然謂之陽月者聖人之意也觀乎碩果不食之訓則
聖人扶陽也至矣春秋聖人志也麟陽物也而見獲聖人傷之
甚故作春秋書春王正月釋之者曰大一統也嗚呼士生斯世不
遇則已遇則佐天子大一統布四海陽春焉而已耳若余也老矣
復何望哉可遠其思所以自號而益勉之哉勉之當如何必自
誠始。記

葵軒

永嘉權希顏吾所愛敬者也清而不苟異和而不苟
同立于朝久矣未獲施其志取葵花向日之語題其軒曰葵請

余託余則義不辭泚而誦所聞曰夫理無形也寓於物〻之象也
理之著也是故龍圖龜書聖人之所則而蓍草之生所以盡陰
陽奇耦之變而爲萬世開物成務之宗則雖細物何可少哉如
近世觀梅之學亦本於此觸類而長烏可已也是以希顔之曾大
父文正公道德文章式百寮號其所居曰菊窩大父昌和公以名
富貴冠諸君號其所居曰松窩而尊公腰萬戶以符號外戚之
勢作樓于崇教里蓮池之傍額曰雲錦樂其親以及宗族益隆
文忠公爲之記吁盛矣今希顔之取於葵也蓋家法也葵之爲物
傳於春秋涑水先生又取之著于詩葵之遇也大矣水陸草木之
花甚蕃獨葵也然衛足焉則知也然向日焉則忠也君子之有取

焉者豈徒然哉霜露零而菊黃氷雪盛而松青風雨離披而蓮香
益清太陽照耀而葵心必傾其異於尋常草木也遠矣孰不愛而
敬之哉菊也隱逸松也節義蓮也君子葵也智矣忠矣胡然而萃
乎一家哉祖子孫相繼奕世所取以自表者如此權氏之不與尋常
草木同腐焉者亦明矣垂耀士林敷華王國可俟也請志之以隱閒
齋說古之人隱於朝者詩之伶官漢之滑稽是已隱於市者燕之屠
狗蜀之賣卜是已晉之時隱於酒者竹林也宋之季隱於漁者苕
溪也其他以隱自署其名者唐之李氏羅氏是已三韓儒雅古稱
多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號者出而仕其志也是以為
稱之耶隱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何其無聞之若是耶近世

鷄林崔拙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侍中自號曰樵隱潭陽田
政堂自號曰野隱余則隱於牧今又得侍中族子子安氏焉盖
陶乎隱者也陶者舜之升聞周之將興以之爲地者也方冊所
載可見已子安氏年十六以詩賦中壬寅科辭氣老成同列稱
以火攻石甚畏之也未幾學問文章日進而不少止淵乎其深也
曄乎其光也周情孔思層見而疊出也向之老而自負者翕然
從子安氏求正其所學焉子安氏知文之爲難也如周之季焉泝
而求其陶復陶穴之地喟然嘆曰夫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夫孰知其初之一如是哉上古朴略之風遠矣不可追矣今之制
尚古質之甚者惟陶爲然茅茨土階之度也瑤臺瓊宮作焉

汙尊抔飲之變也而玉杯象箸興焉而陶之用未聞其有變也雖變而不離乎質也銅雀之瓦是已天下之至大者天也至尊者帝也以帝者而事昊天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物皆備焉極其盛也而其瓷則惟陶之用焉制禮者夫豈徒哉必有所取之也亦曰質而已矣質之道其天下之大本乎三千三百優優大哉之所從出乎子安氏崇仁其名也無一事非仁子安氏安於其中矣而又以陶名其居信乎其復於禮之本矣天下之歸仁也必矣是達也非隱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今則明良遇逢都俞吁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流示之爵祿而盬其利是以于于焉者皆山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猶之可也子安氏卓然勇退之時也而以隱自名可乎余與

子安氏俱南陽公之門人也而同寮成均相從也又久故同爲領

之子安氏其勗之哉。

聖居山文殊寺記

山之来遠矣根於長白蜿蜒千餘里傍東溟南走又千里停而最窿曰華嶽山由華嶽南迤數百里而突起者聖居也我國祖聖骨將軍虎景大王之祠在焉此所由以得名也新羅聖僧曰義相者居之或曰山之名以此其一名曰九虢虎景與獵者九人入山中釋獸會日黑就巖竇宿虎至當竇口大吼九人相謂虎必欲啗我〻輩中一人必有當之者請各投笠虎前所噬即其人也於是皆投之虎乃噬將軍笠將軍即出欲與虎鬪虎不見而竇崩九人皆不得出故名九虢云山之中浮啚之宮多焉高峻寒冷難於冬居山腰以下大抵不甚阧而文殊

寺實占之衆壑會于前夏雨則聲如雷振盪林莽冰則鑿
以飲易於汲引爨而甚省火矣釋　將重營之請余筆其化
疏因謂余　也今功畢矣亦能哉余嘗有志遊山病莫能與
雖欲遂前願又未知天之哀余居也如天之福策杖以往或扶輿以
遊古木廻巖樓閣風中當嘯詠以敘懷千仞岡一振衣吹洞簫俯
視萬里豈不大慰余懷結之祀哉殿宇像設鍾磬日用什器蓋
亦粗完其大檀越星山李侍中樵隱之夫人河氏也出財以助施
主名氏具列于左且叢蔽爲一録永鎮山門俾後有攷焉乙永慕亭記
清之楸洞郭氏之田在焉郭氏因廬其中耕稼以供賓婚喪
祭之用雉尾琅之具粗給不願餘仕于朝則或廢而蕪若復不顧已

則攜乃妻子往耕之讀書哦詩蕘夫耕叟與之談笑而於勢
利漠然也郭氏並其父壯元公在至元間忠直有文章世祖皇
帝混一天下惟日本氏獨不庭乃曰懷遠以德莫尚招徠其令
高麗馳一介明諭朕意於是高麗君臣隕越承命慎簡可
使者書狀闕其人人皆以計避獨壯元公有願行之言或以白宰
相宰相大喜入告于王出命壯元行婦翁崔諹欲謁宰相覆
奏狀元公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既去果
不歸君臣哀之授官與田今之楸洞是已長楸出騷經釋者曰
猶言喬木指故國也其子正郎君終身悲號不樂仕進年七
十餘矣而慕之益深其孫通憲公作亭洞中引水種蓮謀所

以養其志廉所不爲正郎公嘗曰幼失嚴顏吾悲何言汝章
宦達吾喜可知而吾無恙汝又在偏吾宦不及汝矣其竭文當
世秉筆者書吾東望之思以示子孫於是名之曰永慕蓋朝而
慕夕而忘非永慕也子而慕孫而忘非永慕也朝夕如一刻子孫如
一身其爲慕也不曰永乎通憲公徵余言足矣通憲公余同年也
慷慨有志在法司則執法而已不畏強也在言官則敢言而已不
避事也是以行省之詰而綱紀益振海島之宣而聲名益張持斧
則嚴明而已不務於苛察專城則撫字而已故稱其公勤狀元之
忠直正郎之孝思盡兼之矣宜其致身華顯冠冕士林而立于
朝也未嘗有終歲之安楸洞之居未嘗有閒歲之離也三槐王氏

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而狀元公忠義之報如
是何耶天之報善人也以名焉以位焉以德焉其致一也有德而
君不聞有名而位不稱君子不患也而德之不稱其位名之或過其
情君子之所大畏也今通憲公之德之名天之所以報狀元也若其位也
雖顯矣士論則猶慊然有不滿之望然年才耳順見用与否未
可以前知也則天之報以位也与其否也皆非今日之所可決也天將
大其報故遲之耶何其宜報而尚未之報耶天之定未定必矣余
將於郭氏焉徵之鐵原崔氏八十而生子今其孫至多也郭氏未
有後無患焉天必有以厚郭氏矣郭氏無後矣天果未可必
矣永慕亭丘墟矣天果未可必矣使天而可必也郭氏何患焉

○有屏亭記 光之州理三方皆大山獨北面平遠而南山之谷出水者二水之來又遠是以合流則其勢之益大也可知矣每年盛夏雨霖既作狂奔猛射破屋宅蕩田壟為民害不小為之長者寧不重為之慮乎南山之下置分水院古人所以殺水勢也而卒莫之分於是二水交衝之地積石為城使水小西而北流地勢北下水順其性民之害斯絕矣廼作亭於水之故道正據其中分引洑流繞亭四面如壁水之制亭之前後累土為峙樹花木凡二所浮橋以出入坐嘯其中如乘桴于海而群島之出沒於烟濤雲浪之間信乎其可樂也回鶻偰天用之南游也得至其上既還京以牧使金侯之書求名與記余曰大禹理水見於禹貢一篇大抵順其勢而導之耳秦孝文王用李冰守蜀作

石犀壓水災及酈道元撰水經石犀已非水舊然後之言水利害
者必稱冰云因以祀冰之心可見已是以杜工部作歌行乃曰但見元
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奇詭
盖調元氣平水土二帝三王之事而二帝三王之心之政後世之所固有
而未嘗須臾之亡也然必祀詭雖不經之說以爲經濟久遠之策則
工部之心又可見已雖然孔子嘗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石之鎮水愚
夫愚婦之所共知也象之以犀必有其理抱朴之書言曰刻犀爲
魚銜入水々開三尺則犀之爲物可以辟水災彰々明矣又況石爲
山骨犀又御水々於是避之必矣水既知避又導之下霈然無火
岨峿日趨於空曠之地滔々汩々至于海而後已水患何從而復作

邑居何從而不寧書作斯亭當不在貶例矣故以石屏名其亭而取工部石屏行為之本又以抱朴子為之證而斷之以春秋之法俾後之人知其亭之作禦水灾也奠民居也非徒為游觀設也登是亭者考名思義其必起敬於金侯矣侯名賞貢知印寧府事今憲司為政有廉能名云

圃隱齋記

余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余以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同而汲汲於此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知之歟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聖人為然凡為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恭矣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則聖人之志在天下可謂至矣老

而不遇也則定之贊修垂教萬世則若可以襄圍矣然猶未之聞也然則遲也之問不獨自鄙又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故公山之召亦不遽斥陽貨之禮亦不遽絶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心之苦矣其鄙遲也之問宜矣至於遲則其自處必不敢企顔子顔子猶在陋巷則其不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哉由也求也見責於夫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見夫子愁形于色心自語曰求也由也我同列之良也而尚如此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吾終身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同其所以爲圃之說誠於中而發於外其摳衣函丈悲惋低回所以不得已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治所

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速肖七十從遊三千而学圃之问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鄭達可歌鹿鳴而貴丘園之束帛擢狀元而擅文苑之英華續道緒於濂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圃者以善説詩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澤舟日本專樹之可謂不負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乎天道之有常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治于下天道順于上学問之極切聖人之能事畢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以圃隱名其齋而余記余曰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為農圃也可知已今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顔為学

者師非其真隱也明矣將与牧者陶者而伯仲乎乙

南陽府望海樓記

南陽府在三國時號唐城入本國中世以来為益州州之洪氏自太祖興時有翼戴功諱殷悅者是已世為大族至江都末南陽君誅權臣反政王室生文睿府主為兩朝大母陞之為府蓋山川靈異之氣鍾而休祥以基夫萬億年無疆之業固不可以他郡縣等夷之也故重其守臣亦必慎簡海亭漁叟鄭侯之至也以為日之有出入也水之有源委也雖遠且大善其術者猶能知之況君上之所自出乎為之臣者固當敬止而毋敢忽也矧余光被德音得為君上所出其地之守臣哉是以夙夜惟寅務以德先化其吏不敢加以政惠其民不敢施以威朞歲大和利無不興而害悉去之廼作

樓于州理以壯瞻視以娛賓使揭名曰望海使其子國子生蕤徵
余文為記且言曰州舊有池久廢不修上葑下淤居人雜畔其中州
人相傳池之龍徙他境其後乃涸然莫知其信否也侯既至命浚
而尋之是日黑雲暴起東南風雷隨之而至州人望之矯矯見龍
之尾及池而下池水沸三日白氣蓊然不止老幼嗟異余曰心之用大矣
一定其心則天下無足為者鄭侯敬止之心洞達無間故明則人和
幽則物格是樓之徵何足道哉故先書郡故後錄龍返之由以告
來者焉侯名乙卿字善輔以幹材行于世云。李崇仁 復齋記。古之肄業
必有其地若國之有學黨之有庠術之有序家之有塾是已自家
塾之廢而齋舍作焉夫既齋而名之既名而稱述之蓋欲居是齋

者思所以稱其名齋之義焉則其於肄業豈不有所增益者哉
吾友藝文應教西原鄭曼碩氏扁其所居曰復齋求余文記之
余嘗讀易復之一卦因以參考先儒之說以爲復有三焉陰陽有
天地之復焉動靜有聖人之復焉善惡有衆人之復焉蓋復
之爲卦陽之消極於上而方息於下者也孟冬之月純陰用事俯仰
兩間品彙歸藏既而一陽復萌生物之心盎然呈露乃天命流行
造化發育機緘之動實始於此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維聖
人亦然其未感物也此心之鑑空衡平於寂然中者雖鬼神亦莫
得而窺也及夫酬酢之際如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文王之視民如傷
是乃聖人所以心天地之心而人因其動而見者也若夫衆人之生氣稟

既駁矣物欲又蔽矣喪其心而不自知者皆是然其本然之善固在
如陽之未嘗盡而必復也故隨感而見自有所不可遏者焉雖至窮
者不能或屑於嗟來之食至暴者不能或忍於觳觫之入此其善端
之復而不敢忽者也夫復之義有三而聖人之辭眷眷焉致詳於衆人
之復者何哉蓋天地之氣靜極而動自當有復之之理是故易之教人
雖歸於天道而尤歸重於人心焉初之不遠復二之休復三之頻復
四之獨復五之敦復六之迷復何其人心之難保也如此哉聖人於復
之卦辭只明天地自然之復而於六爻皆言人心之復不一而足使萬世
之人觀其辭翫其占能有以趨吉而避凶可謂至矣雖然吾夫子於
不遠復下又贊之曰以脩身也又以顏氏之子當之夫学顏子之学固

吾儕之所願也今吾与曼碩氏從事於不遠復之元吉而深戒乎
迷復之凶其殆庶幾乎晦庵先生有詩曰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
綿閉閡息商旅絕彼柔道牽至哉言乎曼碩氏識之○秋興亭記
龍山素稱有湖山之樂土且肥衍宜五穀水運舟陸行車舟宵晝達
京都貴人故多治別業焉前奉訓金公退休此久矣偶於所居東得
一丘高亢穹隆狀如覆舟遂作亭於其上椽取之松蓋取之茨地甚
确者夷之樹木翳翳者疏剔之周行四顧無所不可於是請名於金
秘監書秋興亭三字爲扁而屬余記余求其一二之似而文之曰天地
之運無窮四時之景不同吾之樂亦與之不一而足焉吾想夫春亭也
春日載陽東風扇和林花野草紅鮮綠縟於是浩歌倘佯悠

然有吾與點也之氣像矣畏景流空銷金爍石大地洪爐於是蔭佳木乘清飈披襟散步汗漫若御寇之游矣朔風凝冱孤鴻叫雲滕六效技江天一色於是扁舟往來高懷雅致髣髴剡中之行矣秘監獨何秋興之取哉蓋夏炎而冬冽人皆苦之矣唯春之和秋之清宜於人也雖然和之氣使人易入於怠惰矣至若蓐收司令清商報律乾端坤倪澄明軒豁其氣之著於人也雖功名富貴之所以熱中者亦變而爲清涼矣四時之景莫宜於秋秋之景莫勝於茲亭秘監之命名其在此歟金公年旣壯仕上國其所交皆膏粱軒冕之儔其所遊觀盡崇侈博大之極今乃休休焉卷而懷之方寸之間瀟落無一點塵蓋清者也秋興之扁不亦宜哉或曰春夏

冬之勝於茲亭者子曲暢無餘矣秋興之所以爲勝者引而不
發何也他日攜金秘監幅巾藜杖從公于茲亭歌茂陵之辭
和安仁之賦秋興之說當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是爲記○

野望亭記

○李詹李子作亭于陂塘之右旋丘之上而其制度挾隘蔽風雨僅容
膝耳未可以列盃盤飾賓客也李子朝夕自松堂攜子弟操杖
屨經菱芡蒲蒻之洲度魚蝦鷗鷺之渚既至于亭則露頂袒
腹箕踞其上心境俱閒身世兩忘於鳥怡神丘壑之間游目天
地之外而江山之美風雲之狀快於一覽而野望之趣不一而足矣余
惟在野且父其爲野人也非禮樂之野人也乃出租賦養君子之野
人也然且仁以望君敬以望臣望父以慈望子以孝望友以信外此又

豈敢有所望者乎人或以此望吾則我固未能也此則野望之意已寓夫作亭之前矣道出亭之西通于巨鎮行旅絡繹見有鞍馬之華則雖雅素引身低細不接一言継其形如彼亦將鄙而不再目焉或值山僧野客擔負以過呼值上座接以譚笑怡然答述移時竟日坐困而起則揖與之別曾不留行既歸則退而游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及暮將還又於斯亭騁目焉如是日復一日有故則匪朝伊夕遇興則日或再三此吾處世人棄我取人鄙我與又從而篤好之皆此亭之類也亭以陋而無守者人或將壞而薪之故每至十月之交則壞而藏其材及明年季春又亭之明年亦如之得物生無窮之理且無傾覆之患固不棄哉 東萊

冬之勝於茲亭者子曲暢無餘矣秋興之所以為勝者引而不發何也他日攜金秘監幅巾藜杖從公于茲亭歌茂陵之辭和安仁之賦秋興之說當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是為記

○野望亭記○李詹

李子作亭于陂塘之右旄丘之上而其制度狹隘蔽風雨僅容膝耳未可以列盃盤翫賓客也李子朝步自松堂攜子弟携杖屨經菱芡蒲蒻之洲度魚蝦鷗鷺之渚既至于亭則露頂坦腹箕踞其上心境俱閒身世兩忘於鳥怡神丘壑之間遊目天地之外而江山之美風雲之狀快於一覽而野望之趣不一而足矣余惟在野且久其為野人也非禮樂之野人也乃出租賦養君子之野人也然且仁以望君敬以望臣望父以慈望子以孝望友以信外此又

豈敢有所望者乎人或以此望吾則我固未能也此則野望之
意已寓夫作亭之前矣道出亭之西通于巨鎮行旅絡繹見
有鞍馬之輩則雖雅素引身低細不接一言繼其形如彼亦將
鄙而不再目焉或値山僧野客搖負以過呼値上座接以譚笑
怡然答述移時竟日坐困而起則揖与之别曾不留行旣歸則退
而游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及暮將還又於斯亭騁目焉
如是日復一日有故則匪朝伊夕遇興則日或再三凡吾處世人棄
我取人鄙我与又從而篤好之皆此亭之類也亭以陋而無守者人
或將壞而薪之故每至十月之交則壞而藏其材及明年季春又
亭之明年亦如之得物我無窮之理且無傾覆之患固不樂歟 東萊

城說

本朝自諸城時素稱善守城其在三國乙支文德以平壤孤城拒天下之兵想當時必得其守之之法有以制敵也及統三之後四方無虞以至毀城而田之實井而家之收械兒而薪之燕安既知守之之法者老而至死則絕無傳矣及至中葉國步艱難丹兵乘釁突入倉猝無以應變因循乃然完繕然亦守之不得其術元冲甲雖擾雉岳擊走丹兵特出一己忠義勇悍足以激衆耳固非盡得法時守之之法也自庚寅以來倭寇擾邊為患日甚主上軫慮宰臣獻計而其為策不務堅壁特出清野以待之沿邊而戍之則其所謀適所以引寇深入而使我衆反無所據耳今元帥朴公當為府使金海時始修望山城而其守之具之法既備矣士卒習而

願一試之時賊來蟻附公命衆入守矢石俱下鼠輩且死且走而
突兀孤城截然不可犯因獻級于朝上謂宰相曰城堡之置弱可
以制強寡可以敵衆逸可以待勞也今此計得行悉祖宗生靈之
福也遂下諸道沿海郡縣各置其城堡以守之使賊顧後慮前不
得肆其惡然後邊警稍息昇平以至今日惟公之賜也公行營于
東萊之墟見其田野蕪穢人烟蕭索慨然有興復之念謂軍官
群有司曰東萊為縣東南之第一也海錯之饒土物之富國家之
資焉者不貲且東有海雲臺昔日神仙之所遊樂也北有溫泉異
代君王之所湯沐也其他以仙境命名者八九其所今其陸沉乃爾
為將帥者不得辭其責也盍城之使斯民還定安集以供國家之

需且使邑治依舊乎苟能城于莅彔峙於金蔚二城之間
使邏卒舟於城下賊不足下衆皆無異辭公於是移牒發丁
巡功課程經始於丁卯八月閱月而功告成公徵余文記之余曰公城
之功一國賴之吏民必倣春秋城邢城楚丘之例固已特書矣彫蟲
小子何敢爲贅辭然記亦有不敢辭者夫民保於城城保於德
城得其人之爲難也如詩所載召伯城謝仲山甫城齊必皆得其人
也公將何所安焉

猬谷散人堂記

余嘗讀陸魯望散人傳以爲斯人也放
浪自肆不拘禮法宜乎守道者之不取也彼旣心志形神任其自
便時人目之爲散寔其於名敎之外而散人者略無疑而反以爲歸何也
蓋以元氣有融結亦有合散之機天地在太虛中冲漠無朕而陰陽

流行其爲風爲雨爲霜雪爲雷電者天之散也其爲江爲淮
爲河爲漢者地之散也天澤施而歲功成水道通而民生厚則散
者終通變化之謂非指不撿束之意也且土與石氣類也石則磊磊焉
耳至於土其性極散故可以稼穡可以成器可以取用是知天地之氣
散而生物物之生亦不能無賴乎散之也人之心亦然心悅則樂樂則發散
於外推是心以施於民則和氣所感可以致天位物育之化矣昌寧
成相國素性雅澹而幽獨是樂且示夫致愼之意名其所居曰獨
谷及其爲首相也以絶俗之見高尚之志勞於此據困于調爕加
以衣冠束縛組綬縈纡一朝幡然致政懸車而其邸宅遠於朝
市門庭如掃幅巾藜杖散步以出或陟于山或降于河或尋梅

或採菊露斯霑履風其吹衣逍遥婆娑惟意所適如是者曰
章為凡將忘其身之疲而樂之益篤銘前日散之於民而使之樂
者歟自樂焉遂命無聲為詩之能者寫燕坐散步二圖以示起
居無時惟適所安之意燕坐則陽村先生記之矣散步之記屬
之於余余以承公之知辱公之賜辭不獲讓則曰昔曾點之言志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與之明道先生之言曰自見周
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想夫不越跬步情與悠
然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其有得於杖屨之間者悉本於函丈之聽受
几案之存養矣然則公之散步特怡然觀物樂其日用之常有
浴沂風雩之樂得吟風弄月之趣豈是規規如仲由之儔乎雖非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豈是汲汲如魯望之流乎惟其所樂
不假於人隨處充滿固無讓於前脩是宜記於是纂畫爲記
以旌公之德行以壽其不朽云云 權近

漁村記

漁村吾友孔伯共自號
也伯共與余生年同月日後故余弟之風神踈朗可愛而親捷
大科躋膴仕飄纓紆組珥筆尚璽人固以遠大期而蕭然有
江湖之趣往往興酣歌漁父詞其聲清亮餘滿天地髣髴聞
曾子之歌商頌使人胸次悠然如在江湖是其心無私累超出
物表故其發於聲音者如此夫嘗一日語余曰余之志在於漁子知漁
之樂也夫太公聖也吾不敢必其遇子陵賢也吾不敢冀其潔
童冠侶鷗鷺或持竿或棹孤舟隨潮上下任其所之沙晴繫

纜山好中流魚肥膾鮮舉酒相酬至若日落月出風微浪恬
倚船長嘯擊棹高歌揚素波而凌清光浩浩乎如乘星查而
上霄漢也若夫江烟漠漠陰霧霏霏揚蓑笠舉網罟金鱗玉尾
縱橫跳躍足以快目而娛心也及夜而深雲昏天晦四顧茫茫漁
燈耿耿雨鳴編篷踈密間作颼颼瑟瑟聲寒響哀息偃舟中
神遊寥廓懷蒼梧而弔湘纍固有感時而遐想者矣花明而
覺身在畫中凉盡寒潭舟行鏡裏畏日流炎柳磯風細翔天
飛雪寒江獨釣四時代謝而樂無不在焉彼達而仕者嘗冒於榮
吾則安於所遇窮而漁者苟嘗於利吾則樂於自適升沉信命舒
卷惟時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如脫屣以自放浪於形骸之外

豈若趁時釣名乾沒於宦海輕生取利自蹈於重淵者乎此
余所以身簪綬而志江湖每托之於歌也予以爲如何余聞而異之
因爲記以歸且以自觀焉。

貞陵願堂曹溪宗本社興天寺造成記

惟洪武丙子秋八月
戊戌我小君顯妃康氏薨 上心傷悼命有司追謚 尊號曰神德
王太后卜葬得王宮之西南數里之近岡巒朝拱風水應吉越明年
丁丑正月甲寅葬于貞陵又置堂域之東創寺曰興天追冥福也
未期年而役告成佛殿僧寮門廊庖湢凡以楹計者一百七十有餘
間棟樑奐輪金彩炳燿及期而小祥張皇法乘以落厥成賜田
千結用充供費俾爲曹溪宗本社置僧堂坐禪永爲恒規九
月丁丑 上命臣近若曰予在潛邸勞勤中外暨化家爲國之

之日惟 神德內助寔多及莅萬機亦勤規益奄甫還遊歲言
莫聞如先良佐予甚悼焉冀其利法創立啓奇文欲推澤福
國利物永世無窮宜昭此意垂示于後甫其文之臣近拜手稽
首言曰自昔王者受命造邦亦莫不有配匹之賢以助其德故王
化之行咸緜內治夏之塗山商之有莘周之任姒簡策稱美輝映
千古恭惟我 神德王太后天賦貞嘉躬行節儉夙彰坤順克
配乾剛孝敬盡於宗祀禮式著於閨門正始基關雎之化逮下
得樛木之仁夙夜匪懈警戒無違不溺宴安不聽私謁裨贊王
業篤生元良以翊一代之興以立萬世之本淑行懿範誠無愧於古
之賢后矣宜享斯祜而遽然棄世玉貌永閟香魂莫追宸心慟

壼政之虧臣庶嘆毋儀之缺褘褕韜光山陵掩耀雲愁月慘
滿目而悲嗚呼痛哉然而賢德彰徹遠聞上國 天子是悼賜
勅弔慰褒崇之典可謂偹矣竹帛之編金石之勒實可与塗莘
任姒之烈比賢並德流耀罔極顧臣詞拙不足以摹寫萬一承
命戰悸罔知攸措若夫崇佛建寺果報之勝隨所願欲莫不
響應善利人天饒益無垠如佛所說豈臣言語文詞所能形容
故不贅及也 克敵樓記 吾友鄭君守弘以省郎出守安城政績既效
民賴以安繕其廨舍東樓使其學之長鄭翰走京都致書
於陽村之第曰樓本居昌慎君仁道爲宰時所置也至正辛丑
紅賊陷松都來與播越賊遣先鋒稱使者侵掠諸郡由此而北

三十餘州望風而降至有以公服出迎諂天之勢汎濫而南將舉
國淪胥而莫之遏惟此邑率先倡義佯降宴犒醉而殲之賊由
是不復南下國家得成興復之功襃其義烈陞爲知官明年
癸卯慎君寔來以作斯樓則斯樓也所以旌敵愾之功陞秩之榮
也不可以不重然慎君能作而不能名又不能記其事以示于後今
既歷三紀之久老者逝壯者老矣又歷而久則斯邑之有功於國
斯樓之有重於邑者後之人將無繇知之矣於是仍舊葺治易朽
以堅名之曰克敵願得吾子文以爲後徵俾邑人世世毋忘其前烈若
夫近則山鎮東北蒼松喬木薈蔚深邃南有大川自東而西小
吏十餘家點綴於內平田數十頃延袤於外桑麻接畛禾稼盈

畦春而耕夏而耘朝而往夕而還凡邑人之有事於其中者皆
可俯而窺也遠則天興青龍群峯圍然若朝若揖屏擁而
環列極目無際此斯樓之勝槩也昔韓文公未登滕閣而記之
幸不以未寓目為辭金惟王氏有高麗五百年間被寇之劇
無若忠烈庚寅之哈丹恭愍辛丑之紅賊鐵嶺失守哈丹闌
入君外屬邑及至原州冲甲以匹夫奮臂而呼克殄厥醜叅美
之松京既陷紅賊之熾乃兵而南所嚮風靡如決江河滔滔莫禦
而此邑之人効忠殲賊屹為大功以遏其橫流之勢功烈之偉視
冲甲無讓所當大書特書以為萬世之勸者也吁忠義人道
之大節王教之大端也鄭君早以忠孝之資講明仁義之学立志

之高勵節之確固已卓然不群矣今其在政于茲首徵是事
特揭而名之于斯樓以勵後人於無窮是亦可書也後之登斯樓
者想前人之烈思鄭君之志有所感發於秉彜好德之良心則
忠義志節之士林林而出矣其有裨於王化為如何哉或曰克敵
之效必待夫危難而後見是曠世而僅有焉者也節義之士雖
有所感發將何所現其志歟余曰事有大小其理則同凡物欲
之有害于吾心之天理者皆敵也貪贓之害廉苛暴之害仁阿私
之害公偏曲之害正皆人所當為敵而克治者也觸類而長推之
事物則日用之間凡所以自勝其私以復天理者無適而非克
敵之功義不可勝用矣孔子語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請以是

為事則鄭君之志殆庶幾矣洪武三十一年乙建文元年

五冠山聖燈庵重創記

己卯冬都承旨臣文和以　王命召簽書中樞院事臣近　傳旨若
曰五冠山聖燈庵蓋自前朝太祖王氏始置予在潛邸圖新厥
庵造茲有成施以土田奴婢爾宜文之垂示永久臣近俯伏受命
而退謹稽庵之舊籍五冠山之西峯有石屹立銛利如戟人謂之戟
巖其山脊迤邐而西折而南接于松嶽王氏太祖統一三韓肇建
都于松嶽之陽術士進言戟巖突然起乃當地脉第二順虢脈
所衝天而立是為三災發作之所若欲禳之宜豎石幢於是就其陽
崖巨石之上樹石柱四方列如屋置長明燈以鎮戟巖之災且以明
君相繼忠臣不絶為願故王氏世世令太府寺供其燈油致和戊

辰侍中尹碩相忠肅王至順庚午侍中韓渥相忠惠王皆与兩
府諸公添其油錢列名于板洪武癸亥侍中曹敏修等又与兩
府出米若布以續其用韓山李穡撰文以記簽書柳珣等又為作庵
是聖燈之為世〻所重蓋如此今我　主上殿下以元良之德勇智
之資惟忠惟孝佐　太上王弘濟多艱誕膺天命式啓朝鮮億万
年之業嘗在　潛邸以賢与長謳歌悉歸益崇謙德辭讓不
越惟有利於國家是圖是力迺於戊寅孟春始新茲庵及秋八
月遂承　太上王命傳即寶位明良相遇更新政化庶績咸熙
四方無虞聖燈之效蓋不誣矣其所重營佛宇三楹掛以新畫
釋迦三尊十六羅漢十大弟子五百聖衆都會之像東付翼室三

燈所以寓僧也西付三燈所以為僕也納田百結奴婢十九口所以續聖燈而永食輪也嗚呼自王氏始置此燈子孫相傳歷五百年而遇惟新之朝凡所以光賁法事益圓且備則其所以利益邦國者益大且久當與此山此燈同垂罔極而不朽矣○大和樓記

蔚為州東南際巨海去王京最遠距州之西數里有大川南流東折而入海其東折也水尤宏闊而澄深曰黃龍淵其北石崖截然壁立亦南迤東迴有山巋然峙于水南名葩異卉梅竹山茶經冬馥郁曰藏春塢新羅之時始置寺于北崖之上曰大和西南起樓下臨淵水山擁野外海接天涯登覽之美最為奇勝建文元年今國舅驪興伯閔公霽奉使至此覩其南樓已廢西亦傾撓

駐節彷徨顧瞻咨嗟慨然有新構之志及還于朝未嘗暫忘越三年辛巳判事安君魯生出按是道諧公辭公語其事安君對曰敢不敬蚤夜新起此樓以無忘公勤既之郡令行政肅乃募游手乃斵乃陶知州孫君光衍悉力監督不煩于民不月而營規模制度視舊益壯其秋驛興公又奉御胎將安于星山謂余曰樓臺亭觀之設雖若無関於政治然時遊觀而節勞逸無國無之蔚之大和樓固一方之奇勝也余惜其廢壞若有累於治平之世嘗嚮按廉已新之矣今余又奉使注其道是不可無文以記子無讓余惟此樓聞於國中久矣然以其在於窮遐絶塞之上故其登覧嘯詠者非廢棄覊旅之士則按節符

典一方宰一邑者甯其居宰執近密者一經過之亦鮮矣况以
國舅之尊秩崇侯伯又嘗位冢宰摠百揆如公之比者一二年
間節鉞再臨自有此樓以來不知亦嘗有乎居也公風神清
朗襟韻超逸文行節義表儀朝著雖處富貴而雅淡閑
適之趣不少變吾想夫公之登斯樓也洒落之懷與風月偕清
恢廓之量與海水同大此公所以樂之而不忘也公推此心以與一
國同樂吾民其庶幾乎吾安得陪公而從遊公之後登覽寓
目觴詠其上而備記其勝槩乎哉 月波亭記 善州之東五里許有津
回餘次自尚之洛水而南流者也賓旅之由尚而之南州者亦至是
岾焉實要衝也津之東有小山臨峙者今人李君文挺爲宰始

構亭號月波歲久已廢矣建文元年春今國舅驪興伯閔公奉
使過此惜其廢久而無能新之者也既還大寧崔君閔適宰是邑
公命新構崔君樂從之下車數月政修人和更相地于舊址之北
石崖之上爽塏奇秀尤得其勝不欲煩民乃募僧徒八月始事
十月告訖且爲燠室以待賓旅之宿越三年秋崔君以司水監召
還于朝驪興公又陪御胎往安于星山將再過此徵記於余欲歸
以揚之余詢其迹於崔君崔之言曰亭之上下稚松鬱然石崖斬
然長江經帶乎其前大野紆餘於其外閭閻撲地烟火相望善
之邑也耕牧漁樵歌謳相答傴僂絡繹於其野者善之民也西
南天豁川陸渺漫雲烟變態氣像萬千至若江清月朗人

影相涵靜如沉壁動如躍金橫如素練直如卧塔冲融晃朗天水一色此月波之所以得名而尤此亭之一奇也北望有山鬱乎蒼蒼是昔王氏太祖征新羅駐蹕也雄風壯氣至今凜凜直与高山流水而無窮登此亭者亦不能不為之遐想者也若夫驪興公以國舅之尊家相之貴再來于此登覽嘯詠以寓高尚之趣斯亭之幸為如何哉余聞之書以為記○月江記 近世浮屠最顯者曰懶翁號江月軒蓋取現象應機之義也是师其道者多取水与月以自號取之於小則曰溪曰澗取之於大則曰湖曰海水有大小而月無不同人有智愚而性無不善所謂善取譬矣今寶鏡又以月江號之是專取懶翁之號而倒稱之夫江也月也懶翁豈

得而私之哉月在天有目者皆可覩江在地有口者皆可吸况在人乎求其所以為懶翁者在我而不在彼懶翁豈得以私之哉雖取彼之自號而號我可也且其互稱自分體用曰江月則由用而源其體曰月江則由體而達其用體用一源上下無間師其心是而體察之常使吾心之體湛然清明應物之用隨感不差如月之照乎江如江之受乎月則雖江月吾可也雖月江吾亦可也

尚州風詠樓記

尚州本沙伐國自屬新羅為大府迄今有餘載山川之秀人物之繁為一道諸州之最然未嘗有樓臺亭榭之設其民風之淳朴可想矣洪武庚戌牧使金公南得重營廨宇始置菓園于東北開亭其中吾座主韓山牧隱相國名以

風詠仍為作記解元星山陶隱留之以詩二公皆一世文章大手
也此州聲價實增其重庚申之歲倭寇侵把官廨民廬盡
罹兵燹明年辛酉半刺田君理始築州城招輯遺民因舊
基創別館以待使命庚午牧使李公復始又創廨舍今牧使宋公
因判官韓公岩協心為治興利革弊於是又就亭之舊址益
闢以廣起樓其上且書牧隱之記陶隱之詩皆復舊觀一州勝
槩為益增矣州人金公邇來語余曰吾州自有風詠亭始得
二大儒巨筆以華其光中遭煨燼不克復建久為州人所羞
今吾牧伯政績卓異為諸州冠其起斯樓興不及民不日而
成使命往來有所登覽州民老幼相與慶悅牧隱陶隱之

師友也何惜一言以從其後乎余曰風詠之義專之詎盡矣余奚
庸贊其曰使仗節剖符行過此州者得如春服既成之際和氣
洋溢尚民其幸哉此其期望於人者甚大余敢即此而申言之孔
門諸子各言其志莫不規規於事為之末曾點獨言風詠而歸
夫子嘆而與之說者謂有堯舜氣像蓋其胸次悠然與太虛同
體隨物賦形各得其所則其施措之際必有少懷老安綏來動
和之妙和氣流行民安耕鑿皞皞如在春風之中治效直與老化
同運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原其所自只自胸中無一點私累耳如
使仗節剖符之使登覽之際洒滌塵煩消遣世慮執熱不待濯
泉而清治繁不待謀野而獲俯仰之中酬酌之間默觀風詠之樂

而有得於心以廣物我同然之理則其治化之效豈不大哉若其樓
中游觀之勝吾老矣倘得一往寓目以臨其風當為繼陶隱之後
而詠之耳○○右李詡四佳亭藝文館大提學老隱先生之自扁也
先生早年中魁科登玉堂入錦省長于栢府觀察于忠清西至
有聲績凡士大夫之所歆艶者蓋已飽經而厭歷先生之仕宦所
其盛矣哉而先生之心則超然有雲烟丘壑之趣常在於物外者
美又況沉潛於濂洛性命之學而不知倦焉則其不以功名富貴
芥于其懷也的矣松京之南數十里有山曰都羅維結廬其陽休
暇之隙匹馬往還以償素志又以四佳名其亭蓋取程子四時佳
興与人同之語也 皇明奉使太僕少卿祁公孟猷聞而嘉之

既畵其景又為歌詩先生命余為記余也學甚淺病且老矣烏能言哉然於先生之命義不可以言之工拙辭夫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氣順布而四時行焉萬物以之而遂其生矣五行之神其賦於人者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發而四端出焉萬事以之而得其成矣在天為四時在人為四端其理一也雖然衆人之生氣質偏矣物欲蔽矣功名利祿得失之計百周于折凝冰焦火而相戰於其中矣尚何五性四端存養擴充之可言哉晨昏之變易寒暑之推遷曾莫之省矣況望其有會於四時之佳興也哉人於是乎知免者鮮矣先生既無物欲聲利之累矣而學問存養之功日就乎高明則其五性

四端之發而不可遏者与夫五行四時之流行而不容已者有默
契焉夫豈有上下彼此之相懸耶天壤之間同吾胥次四時代
謝佳興尚存其樂之至有難以言語形容者矣此所以取諸至
近而表之亭也歟盖四時之氣充塞天地寧有一物之或遺哉
四時之運貫徹古今寧有一刻之或停哉而先生之心通乎有形
之外矣純乎隱見之間矣則先生之心与四時之氣之運其果有
二乎哉其以四佳而名亭者夫豈偶然哉通乎有形之外純乎
隱見之間者天德也有天德則便可与語王道矣繼是而位冠
廊廟得盡其論道調元之責焉則其神化之妙直有与天地
四時同流萬物各得其所者矣嗚呼至哉非知道之君子焉

足以与以哉至若春日載陽尋花問柳江涵秋影与客携壺
畏景金流蔭佳木幽受清飈迎寒綿折倚晴窓以背朝日
四時之景不同而吾之佳興亦与之而無窮者則雖如余者亦所同
嗜固嘗樂之而舉一隅以春而名吾亭矣如天之福卜隣隙地
日操几杖以逍遊以翫四時之變態以樂余生則余之至幸也
或謂先生之名亭也其義大哉放之亦合而窮乎萬期矣而子
之說則隘陋而固滯且子以春而名亭矣一偏之甚者也又烏足
以語四時之佳興也哉余曰充塞天地則亦合在其中矣毋貫徹
古今則萬期在其中矣天地四時本吾一氣也又況天有四時而
春無所不包則余於四時佳興之說亦得窺其涯涘之萬一矣○

慶會樓記 殿下之十三年春二月景福宮提擧司以其後殿西樓
○河崙
傾且危報議政府以聞 殿下驚嘆曰景福宮我 先考創業之
初所建今還若是歟遂幸而觀之曰樓之傾地濕而基不固也
乃命工曹判書臣子青等曰農時向近宜役游手者亟修之
子青等度地移之小西因其基稍廣其制而新之又慮其地濕
環樓而池焉既成矣乃幸而登臨之曰予欲仍舊而修耳無乃
過於舊制乎子青等俯伏而對曰臣等恐後日又且傾危故至
如此於是 召集親勳耆舊而與之爲樂名樓曰慶會仍命
臣崙爲記臣不敢以文拙辭臣嘗聞孔子對哀公之問曰爲政
在人蓋人君之政以得人爲本得人然後可謂之慶會恭惟 太

祖

康獻大王以聖文神武之德嘉靖一方 天子賜國號朝鮮遂定都于華山之陽乃建宮室以勤政名殿且以名門其所以為有國之本者至矣今我 殿下克肖其德纘承丕緒事大益勤 天子錫之誥命治教休明境内乂安今於一樓尚慮農時之近役以游手者不日有成且以慶會名之蓋欲以清燕之暇引見君臣之有道德而識治體者密納謨猷講論道義以正出治之源尤有以見 殿下真知勤政之本矣臣竊嘗論之慶會者君臣之相遇以德也有若乾之九五以其大德利見九二之大德志同而氣合以行其道則群賢類進而國家明昌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者也若不以其德則群邪類進而國家晦冥其間有以德而進者

用之不盡其才雜之以群邪則亦於晦冥同歸矣虞之前古堯

舜禹湯高宗文武之爲治皐夔益伊傅呂周召之爲輔則眞可

謂慶會矣若漢高之蕭曹唐宗之房魏宋祖之趙普亦可謂慶

會矣然不純於德可無有於三代哉至若武帝之公孫弘神宗之

王安石亦可謂相遇矣飾詐釣名之譏大姦似忠之誚尚不能免矣

何有於慶會哉又若玄宗之於宋璟張九齡眞宗之於寇準亦

不可謂不相遇矣代之者林甫而雜之者欽若涇渭之分薰蕕之辨

尚不敢望況以慶會言之哉以是觀之則君臣之慶會從古以來實

未易多見矣幸而千載一遇焉則其樂爲如何哉惟我 太祖旣

以勤政爲有國之本而治之矣 殿下又以慶會爲勤政之本而趣

之刱業之美繼述之善咸矣哉甚休追三代之慶會致三代
治效以貽謀於永世享景福於無疆者端可知矣若夫山岳之
奇秀園池之窈深冰雪生乎几案江湖接乎軒墀松柏之蒼樹
花卉之繁榮風烟雲月朝暮陰晴之景物在乎觀覽之間者不
敢形容之態矣第其樓之興復有類於為國焉傾者以正危
者以安保先業也築土以宏除涸以深固正基也擇棟柱石之級
甚壯負重者不可易也欂櫨棍楔之取其備任小者不可大也敞
軒楹廣聽明也峻堦梯嚴等威也下臨必悚存敬畏也遊瞻
不遺尚邑慕也燕之相賀庶民悅也蠅之不止讒邪去也繪畫
不侈制度文為之得中也觀游以時文武張弛之適宜也苟於

升降之際有是思焉而以之施焉則樓之益誠亦不少矣敢以此
弁記云爾

晉州矗石樓記

樓觀之經營為治者之餘事耳然其廢興可
以見人心世道矣世道有升降而人心之哀樂不同樓觀之廢興
隨之矣以一樓之廢興而一鄉之人心可知矣一鄉之人心而一時之世
道可知矣則亦豈可以餘事而小之哉余為此說者久矣今於余
鄉之矗石樓益信之矣樓在龍頭寺南石山崖之上余昔少年登
望者屢矣樓之制宏敞軒豁俯臨渺茫長江流其下衆峰列
于外閭閻桑麻亭榭花木隱映乎其間翠巖丹崖長洲沃
壤相接于其側人氣以清俗習以厚老者安少者趨農夫蚕婦服
其勤孝子慈孫竭其力壽歌連巷而低仰漁唱緣崖而長短

翕鳥鳴翔然自知於茂林魚鱉游泳亦無厄於數罟物於
一區而得其所者俱可觀矣至若繁英綠陰淸風皓月以時而至
消長盈虛之化晦明陰晴之變相代而不息樂亦無窮矣且其
名樓之義則有淡庵白先生之記其畧曰江之中有石矗矗者構
樓曰矗石始手於金公而再成於安常軒皆壯元也因是有兼名
焉題詠之美則有勉齋鄭先生之排律六韵常軒安先生之長
句四韻亦有耘隱偰先生之六絶句和韻而繼之者有若及庵閔
先生愚谷鄭先生巽齋許先生皆佳作前輩之風流文彩因
可想見矣不幸前朝之季百度陵夷邊備亦弛海寇深入民
墜塗炭樓亦煨燼矣天啓國朝 聖神相承治教休明恩濡境

中歲振海外向之爲寇者扣關乞降絡繹而獻琛濱海之地日
以開人烟再密鰥寡含哺斑白之老酌酒而相慶曰不圖今日眼見
昇平然 上心猶以爲吾治未足每降 教旨禁用民力守令於事涉
農桑學校之外不敢擅興一役鄉之父老前判事姜順等與諸
父老議曰龍頭寺邑初相地之所置直龜石爲一方之勝景昔之人所
以奉娛使臣賓客之心以迎和氣而惠及鄉民者也歷世之久不能重
新是吾鄉人之所共爲責也乃各出財使鄉之僧典香龍頭寺者
端永幹其事余以此聞于上得蒙下旨勿禁歲壬辰冬判牧事
權公衷至與判官朴施契采諸父老之言越明年春二月僝功
江防分民作隊隊各一堆以除田里積年之患不十日而畢乃於是

助其不給名集游手者數十輩俾勤其力至秋九月告成爰
構聿新勝觀如舊今判牧事柳公洪判官梁施權繼至而
赭堊之且因登覽謀所以灌漑者造水車築堤堰以興民利父
老具其始末請於余曰江防之築直頭石之營皆子之措畫而樓
成之況蒙 特旨崇耀一鄉者至矣數君子之為民慮亦可謂
勤矣盍為記以示不泯余曰此皆由於父老之志願余何有焉然
既以人心世道為喜且於父老之意有感焉謹書前後之見聞
者云且復切惟登斯樓者見汀草之始生念天地生物之心思不
以一毫不仁之慘而害民生見田苗之方長念天地長物之心思不
以一毫不急之務而奪民時望園木之始實念天地成物之心思不

以一毫非義之欲而侵民利見壃圃之方積念天地育物之心思
不以一毫非法之欲而掠民財推是心而擴充之不敢獨樂於己而
必欲與民同之則人皆知世道之和人心之樂實源於 上德之深厚
而皆願效於華封人之祝矣則父老之拳々焉用意而興復者
夫豈偶然哉余幸致仕之日已近思欲返馬還鄉與諸父老每於
良辰勝日觴詠於樓上同樂其所樂以終餘年父老其待之乙
乙申聚

養拙堂記

老子自幼性疎閒而常厭市朝之機巧卜得城南閒僻
一區蓁構成養拙堂日用動靜惟拙與之同頃刻不相忘夜靜
月明群動息敧枕高卧聽松風世人頗有誚余養拙者余亦
有疑謝之使去焉拙又意々不肯去似有慍色焉余乃翻然

悔之曰余之好拙積有年矣將恐巧也憾而不肯来矣苟然則深恐拙去巧不来至於兩失使余遑遑然無所依倚君長家之物也不若仍留拙養之如初不失約之爲愈也爾雖無形聲之可覩其神機明鑑高出於人矣余欲近利則爾舉跖夷之行而規之余欲求名則舉范蠡大夫種之事責之余欲行詐則歷舉古之大忠之被害大愚之終其天年者以諭之非特此也凡害義而上背理傷道者無不以諄諄然救解之余之爵高而且壽惟拙扶護之力居多焉今聞世人之言必是惑我也於是深自責之曰我誠鄙人也背恩而忘義不祥之大者也仍与之養拙於堂乃亟謝過而還留之与之終吾生以倘徉且欲以此堂傳之永世使子子孫孫無

或遭焉如有不從余言者則非孝也非忠也余將告于神明矣
今先生以養拙並志其志善乎善者也老子景慕先生之志不
意與先子同也今欲永永陪遊以期不墜斯志云云○

沃川鄉校樓記 山南秀文

沃
川忠清名郡也山峻而水清土肥而物阜淑氣所鍾茂林是出故
士學爲他郡最鄉之校雖擅爽塏地樓臺缺焉無以暢湮鬱
迎清曠窘于溽暑者久正統壬戌春郡守礪山宋先生慨
其故乃募游手乃斲乃陶建南樓九楹不閱月而斷手教導李
君貴通以先生之意走書徵記余曰群巒擁後一溪縈前南望
有山攢青疊翠低揖簷端者西臺也東西五里許繚如白虹隱
顯軒外者巨川也至若山光水氣變化於朝夕者不一狀此斯

樓之勝槩之大略也且樓之作不于昔而于先生豈偶然哉子
邑人也太史氏也請記其績余不敢以文拙辭於序長民者之
道惟治与教而已教者乃爲治之本也學校實施教之具也其
有關於治道甚重然世之居官者大率以簿書期會是務惟
囊篋細碎是謹迄視興學略不加意而先生能以教養爲己
任學校爲先務乃於勸課之餘又拳拳焉作新樓嘉惠諸生
者如此將何以報先生之惠哉今諸生之登斯樓也滌而煩襟雪
以滯慮絃誦之暇挹灝氣賞風景得無有所觀感者乎觀山
之峙而思大畜之多識觀水之流而思習坎之常德觀鳶魚之飛
躍而思道體之察于上下觀物以窮其理反躬以驗其實則不

踰几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不外俯仰之間而窮神知化之
妙斯在一視聽無非學也一動靜亦無非學也然有從事乎此
雖頃焉游息不敢忽焉庶不孤先生之惠也或以斯樓為流連
光景之資豈先生之所望者哉請高著眼先生名乙開擢魏
科臺省學行甚高楷範儒林治郡清績無愧古諸吏若茲
一樓之徵於先生不足為重輕然觀是擧緊見其為政之知本也
四方長民者之吏必有聞風而作興者況繼先生之後者乎遂
為邑子諸生喜且賀是為記乙乙金墩

欽敬閣記

若稽帝王發政成務
必先於明曆授時而授時之要實在於觀天察候此璣衡儀
表所由設也然考驗之方極精至密非一器一象所能取正我

主上殿下命攸司制諸儀器若大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日晷日星定時圭表禁漏等器皆極精巧度越前規猶慮制度未盡且諸器皆設於後苑難以時時占察乃於千秋殿西庭建一間小閣糊紙為山高七尺許置於其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用金為日大如彈丸五雲繞之行於山腰之上一日一周晝見山外夜没山中斜倚准天行去極遠近出入之分各隨節氣与天日合日下有玉女四人手執金鐸乘雲而立於四方寅卯辰初正在東者每振之巳午未初正在南者振之西北皆然下有四神各立其方皆面山寅時至則青龍北向卯時至則東向辰時則南向巳時則還復西向而朱雀復東向以次向方如前他倣此山之南麓

有高臺司晨一人具絳公服背山而立有武士三人皆具甲冑一
執鍾槌西向立於東一執鼓桴東向立於西近北一執鉦鞭亦東
向立於西近南每時至則司辰回顧鍾人鍾人亦回視司辰乃擊
鍾每更鼓人擊鼓每點鉦人點鉦其相顧亦如之更點鉦鼓之數
並如常法又其下平地之上十二神各伏其位十二神之後各有穴常
閉子時至則鼠後之穴自開有玉女執時牌出而鼠起於前子時盡
則玉女還入其穴還自閉鼠還伏丑時至則牛後之穴自開玉女亦
出牛亦起十二時皆然午位之前又有臺々上置欹器々北有官人
執金瓶以注之用漏之餘水源々不絕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皆
如古訓又山之東則作春三月之景南則夏三月之景秋冬亦然依

豳風之篇刻木為人物禽獸草木之形按其節候而布之七月
一篇之事無不備具因名曰欽敬取堯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之義也夫自唐虞測候之器代各有制唐宋以來其法寢備若
唐之黃道游儀水運渾天宋之浮漏表影渾天儀象以至元朝
仰儀簡儀皆號精妙然人率各成一例未得兼考而運用之
機多借人為今則天日之度晷漏之刻與夫四神十二神鼓人鍾
人司辰玉女氏石機関以次倡作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使然
觀者駭愕莫測其由而上與天行不差毫釐制作之規可謂妙
矣而又用漏之餘水作欹器以觀天道盈虛之理山之四方陳豳
風以覽民生稼穡之艱此則又前代所無之美意也于以常接

乎左右無警於宸慮上寓夫旻勤宵旰之節豈但成湯沐浴之
盤武王戶牖之銘而已哉其法天順時欽敬之意至矣盡矣而愛民
重農仁厚之德當與周家並美而傳於無窮矣乙

平海郡望月樓
龍山柳義孫

夫關東山川之勝遊覽之樂自古稱其奇絶誠我東方之一仙境也歲戊午
春鐵城李君懷來守于茲慨然興嘆曰州縣之有樓臺所以待賓
客節勞佚也而是郡獨無可乎況此邑東南據海西北負山有魚
鹽之利材用之儲雖不煩民可營一樓閣也遂謀諸父老乃相舘舍
之東厰地爽塏募工鳩材構樓三楹始功于庚申秋不閱月而告
成塗墍丹雘不侈不陋煥然爲一邑之壯觀也壬戌秋余因沐浴
而來李君携余登覽曰斯樓樸陋豈足爲賞僅備君子清心之

所耳故監司漢山趙公既扁之以風月二字而吾子適至託者非子而
誰余聞其言而義之曰昔先儒托物而詩之曰月到天心處風来水
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余之誦此久矣想夫火日燒空玉汗
成漿之時登斯樓也則清風自来明月時至岸巾坐久神清而骨
爽怳然若御風而遊乎廣寒之上此楽則人人之所同也而真知其
味者信乎其鮮矣然則風也月也則物之清乎清明乎明者也
吾之方寸澄然清明無一點塵累則物我之間天理流行隨處
充滿無入而不自得矣夫然後此心鑑空衡平而應事接物皆
得其當也然後可以觀風察俗激濁揚清而無負於委任之重
也苟或不然而政煩賦重吏困於官民勞於野則耳之目之者無非

可憂之物也雖有樓臺之勝際何心而獨樂其命名之意不外是矣然其志則豈止此而已哉必也上以是輔君下以是澤民使匹夫匹婦皆得其所然後可以樂吾樂也趙公之志不亦大矣乎若以是物徒為嘯詠之資而付之於一句一字之奇則是騷人墨客之所為非吾儒之事也故余用清心之語而誦先儒之詩開示名樓之奧義云

○成均館受賜鍾樽記 ○辛碩祖

成均館即古之太學也與藝文校書為三館實斯文表則之地也我 太宗恭定大王之潛邸也舊學于此而並仕焉 廟謨在今壁上題名記錄是搢紳之榮望國家之待遇非他館比舊有青畫鍾一事品頗奇絕館中寶之及 太宗即位追念舊物命有司匣而藏之屢賜酒果自是益寶之更酒高

會出陳之互相酬酌以為盛觀歲久殘缺儒林共惜之丁卯秋八月兼大司成吏曹判書鄭麟趾巡審具辭以啓 上即賜白尊二隻白鍾畫鍾各一隻白磁青華鮮明炳煥且皆具鍾之釦以白金精緻靡密並賜酒肉甚厚逮于四部學堂誠曠世之異恩也學官率諸生詣闕上箋稽首拜嘉歡欣蹈舞越數日重陽政府六曹大臣會明倫堂課諸生三館之士咸集設 賜器酌黃封唱先生以勸罍白相慶酒既半左議政河公演賦詩以頌之卿士繼而和之乃所以榮 君賜而歌聖德也於是學官欲圖不朽請余為記以示後來余惟學校風化之源王政所先粤自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至曰校曰庠曰序三代之學皆所

以明人倫也後世学校之政或修或廢而民俗之汚隆國祚之脩短莫不由此顧不重歟恭惟我 太祖挺上聖之資當歷運之衰慨然有扶綱常回世道之志每引名儒樂觀経史勤於師古及其應運開國庶事草創日不暇給首建廟学規模宏遠 太宗継述以精一之学任君師之責躬行率表文治蔚興每奉之於庠序之事乃於萬機之煩不忘乎昔一器之微尚且如此其餘無所不用其極者可知也今 主上殿下聰明睿智聖学天縱尊師重道樂育英材治教之隆比擬三代今又適追先志特頒内府之器又霈雲霄之澤豈特焜耀一時而已哉吾道增重文風益振光掌倍於曩昔美談播於無窮自斯文以来罕遇之盛事

也縫掖之徒拭目聳觀共被陶甄之化均霑雨露之恩成德達才皆為有用之器華一世之人與與皞皞相與鼓舞於鳶魚之間矣菁莪豊芑雅頌之作其可已乎余雖不才幸忝侍從且兼史局歌詠贊述乃其職也敢不揆鄙拙而樂為說以弁諸什之首云。金守溫

夫先王所以垂世立教者燦然備具而其宏綱大節則不過曰禮樂而已矣然禮之為之自二戴之外無慮數千餘家而於沿革度數之變殆無餘論矣至於樂其傳益寡禮樂二者相為本末而體用不可偏廢也何後世之言禮樂者獨於禮之詳而樂之缺如此乎盖樂者聲音而已矣而清濁高下之謂也是有體乎性情而為之者也清濁高下之疾徐豈言語文字之可載而性

情之發之妙則又有如風之捕如雷之追雖游夏命文班馬採
翫亦不若之矣蓋其人亡則性情之道亦隨而亡而無徵乎古樂之
不傳於今也夫樂之聲莫尚乎絲而絲之聲又莫尚乎琴々誠樂之
者也余於他藝一々不假矣而竊於琴樂之有年矣錫來京師得與
金君子固為友金君則能琴者也一日過其家君命酒有間乃輾
然笑曰小子今為先生之懷一拔之矣於是御銀甲促珠徽為鼓宮
聲之數引油々乎若春雲之數空浩々乎若薰風之拂野忽然
變之揚而激之則如迅霆驟雨震蕩乎山岳驚濤巨浪蹴湯
乎天地蓋使人辟易而毛竪也然後皦如繹如以至於一成則又如
風恬而波定天開而日曜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

淳古淡泊之旨蓋在於唐虞三代之天矣噫琴之道一至於此乎蓋
子固之不數數於技法之拘滑之心應之手者也若夫哀而不傷樂而
不淫則又本之吾心性情之正故其形於聲音之譜者如此初豈有
其法之傳於誰某哉其亦在乎自得而已矣嗚呼禮樂一致也禮
本於敬樂本於和惟和與敬即此心之謂也禮之不可不本於敬猶
樂之不可不本於和也自堯舜而來大而朝廷君臣之際小而夫婦
居室之間何嘗一日而去禮樂哉非若曰周旋拜俯吾有文矣然二
帝三王禮樂致治之盛絶不復見則豈非發於威儀度數之末
者易為禮而本於精神心術之微者難為樂乎宜乎禮盛其傳
而樂傳之寡也吾於子固氏深有感也余之椎鄙而得以司成均之

藝古者司徒掌教胄子即典樂之職也於禮樂之污隆吾豈漢
然哉因聲吾說而錄之以為子固之軒記云云（悅雲亭記）亭何在乎在乎
伊川亭何景乎在乎白雲乘崖子傅縣於縣旬有五日及夫
酷愛於雲則朝而凌晨暮而為昏常在斯亭之上於是雲雖
無心而其卷舒也若有媚於人者夜則冥濛於溪壑之間暨東
方始明則雲亦闢而為散乍離乍合或東或西拖而為長則匹
練橫於山腹突而為高則巍冠戴於山頂火烏日出東峰祥
光杲杲炳然而明黯然而陰倏忽之頃氣像萬千以為山澤之吹
嘘放則即人之呼吸也安有出入之氣乎以為鬼神之變化放則即
人之運動也安有形影之迹乎乘山崖子悅而樂之援古詩一字曰

亭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難與俗人言既以德縣監李君仍以悅雲二字扁亭之額夫縣在高山巨水之間雲為斯亭之所樹固矣然晴亦如是雨亦如是朝樓暮冪無一日之無雲使山皆有雲則一縣皆雲矣詢之父老曰亭之南山舊有蟄龍之湫今為樵牧所踏而夷矣則非龍雲也又曰官舍之北高山峯嶄然突出即縣望也山靈故山常含雲則縣之四方皆必有雲而獨亭之常起何也是亦不然不曰溪雲乎太山之雲觸石而生膚寸而起其興也無所自其散也無所歸浮遊太虛間耳何興散之可言哉旁有童子問曰雲果無所生乎余對曰生於生處童子曰何謂也即伊川所謂起於起處也何有於亭乎因

書爲悅雲亭記○狎鷗亭記凌山高華以求登臨之曠者必歷參井之高蹈江河以覩魚鳥之觀者必躡舟楫之危若夫不高不淺不危之躡咫尺闤闠毋遠城邑有地可以兼湖山之勝者殆盖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也夫豈易得哉 王都南去五里楊花之北麻浦之西有一丘穹窿爽塏環以漣漪俗號火島先是爲牛羊所牧上禿而下蔚未有卽而愛者也上黨府院君韓公作亭其上以爲游衍之地公之登斯亭也有白鷗飛鳴而過者公曰異哉鷗之爲鳥也是盖乾坤江海以爲家風月古今以爲生載況載渾浮相親相近其來也隨潮之至其去也隨潮之退盖天地一閒物也人孰有忘機如鷗者乎及其入朝同名於翰林倪公倪以狎鷗爲請公尤欣然

諾曰名吾亭固當遂以狎鷗扁之間欲余措俾之作記余觀斯亭勝狀在漢水一江由亭而下水益弘闊汪洋盪潏連于大洋其嶼島之列于海上者隱現出沒於蒼茫杳靄之間其或商帆貨舸舳艫相銜鼓櫂往來不知其幾北望三峯層巒疊嶂巑岏嶒崪攢青戲翠如可承攬葱葱鬱鬱以拱衛乎宮闕至若瀼光瀲灩翠色如洄如馬奔突以馳者冠嶽之指于南也驚濤吼雷駭浪沃日滔滔汩汩以赴于海者漢源之注于東也凡山光水色近可玩遠可挹以至二儀之高深三光之代明鬼神之幽顯陰陽風雨晦明變化者莫不呈露顯現於几舄之下公以休暇之隙駕言出遊却騶從上斯亭逍遙徜徉俯仰周旋方其襟袍江山戶牖天地發舒

精神涵泳物象脩然如馭風而遊汗漫浩乎若揮翼而登蓬
壺其高情雅懷直欲遺世獨立超鴻濛混希夷有不可以言
語形容者也蓋公存志於經綸而其所以瞻眺江山者適足以資
於野謀坡雖數出遊而人不以爲傲公潛心於道體而其所以察乎
鳶魚者適足以資於默契坡雖簡其車徒而人不以爲畫昔
謝公之登東山也必以妓女則是流連光景而已矣賀監之賜鏡
湖以漫浪自遇則是淸狂形骸之外而已矣是皆尙一吷於千載之
上矣豈可與公同年而語哉自古國家之興必有雄才碩德之人出
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贊化育成大功享
榮名爲邦家之柱石係社稷之安危若漢之蕭鄧侯宋之趙韓

王其人也惟公為國家宰再為國舅重扶日轂勲名德業之盛罕
有儷於古今蓋將以伊傅周召為期而漢宋之臣有所不屑也位極
人臣而節愈下功振人主而德愈謙不惟忘其勢又有以忘其富貴
不惟忘其富貴而其志恒存於江湖丘壑之僻余極目嵩山巖巖峻
極于天者乃公勲名德業之盛也蒼波萬頃白鷗遊泳者乃公相忘
於江湖之外者也惟然不以勲庸祿位累其心此豈非所以然光輔
國家而永奠斯民於無窮者也耶 小亭記 徐居正 申侯叔舟擢辛未
科選補成均學官轉至博士出為文義青陽二縣有政聲復入
成均為典籍時居正忝長本館一日侯從容語余曰叔舟別墅在漂
城之牧村面勢爽塏左右湖山聚一方之形勝而有之環墅植以果樹

花卉而竹居多構屋數椽而扁曰竹堂叔脩夕時讀書遊泳其間
多得其性情而酷好之自遊宦東西雖不得朝夕相於而吾竹之
節之操之德未嘗忘于懷今則年衰宦情不篤將告老還鄉
所与友者此君而已請君有一言居正曰古之愛竹者多晉有七
賢唐有六逸友之如子猷親之如袁粲蔣詡之開徑公叔之爲
所樂天有記杜牧有賦楊廷秀著之文並蘇子瞻論諸詩皆無
一語及性情然之資於人者亦多揚州之篠簜爲貢渭川之千畝
爲侯伶倫造律呂蒼頡製簡策至於工取之器商取之貨大者
中尾脩者中椽爲篚爲籃爲筐篋爲簫爲筆宜杖宜筒無
適而可而無一語及性情今子何脩而得其性情又知夫所謂之節

之操之德者乎豈不以竹者其性直、則不曲其心虛、則有受通而節為禮理而折為義具衆美仁之色也冝於冬智之屬也挺然特立剛哉不屈勇之象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則貞哉其操也傲霜雪以保歲寒則確乎其節也非鳳凰不栖非君子不友則謂之非德可乎此則竹之性情而古今知者鮮矣惟吾夫子聞其聲而不肉三月則其真知性情之至乎嚴夫有尚德之論寬夫著邪正之說庶幾有得於聖人之微旨濂溪周子嘗論太極曰靜而虛動而直鄒元方以竹之虛直配之陰陽動靜斯蓋先賢所不及而發明性情為尤切矣侯儒者也格物窮理其必有得於斯歟然吾聞貴窮理所以重力行也湛澳

之詩衛人美武公之德而終始以竹起興曾子於大學引之以為道學自脩之目子益加切磋琢磨之功期至於至善之地則斯竹也未必不為養性之助矣若王元之所謂宜雨宜雪宜鼓琴宜詠詩宜圍棋宜投壺以為竹之所助則吾不必續告之而子必有施張者矣

心

假山記

山林欲阜壤欲人之所處不同則所樂亦不同夫一邱一壑者乃山林肥遯淡泊者之所樂也若功名富貴於當世者則珪組軒冕之榮也聲色狗馬之玩也凡所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無不如意又何事於外乎哉蓋夔龍不邱壑巢許不冠冕勢不能兩全也吾同年昌寧成侯遭時顯隆位長亞卿然雅性沖澹宅於西山之麓環其園茂林脩竹奇花異草皆勝觀也又得異

石于衿陽贅牙稜角若蝕若囓殊形怪狀實鬼劈而神劃採作假山于庭除亦瑰奇可賞矣居正嘗造而目之山之高可丈餘環其趾亦可數圍山之氣勢左右綿絡峭然而為峯隆然而為巘窈然而為壑蓊然而為麓乍低乍仰紆青繚白為狀不一又注水為飛瀑為井川為泓池池之脩廣亦不過數尺水清沙白毛髮可燭噫山之峙然也水之融然也不出跬步尋丈之間而衡廬恭華洞庭彭蠡之勝一一呈露吾疑造物者縮地脉破神慳恍惚移於斯也侯語居正曰余本膏肓山水者人或譏余為好事余嘗患佳山勝水不在環堵之內在甚遐寂寞之濵必觸虺蛇捍虎豹[illegible]然後訪今余不移几席不煩杖屨躋攀湖山之景宜於目愜於心好事之譏

在所不遑居正曰凡人之好物皆出於天出於天雖吾之所好吾不得而知之吾既不得而知之人何得而知之乎蓋謝傅之於東山賀監之於鏡湖潘閬之於三峯和靖之於西湖好之已癖夫孰御之好之哉若同好之〻妙雖謝賀潘林亦不得形言之矣既無御之好之者而好之〻妙又難形言則豈非出於天乎今侯之樂此樂亦必出於天而成於性宜乎不知者之詆子爲好事也然人之好物有内外之辨若外求之形色之末而不内求諸性情之真則徒有好之〻名無好之之實矣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君子之好尚必以其類侯以仁智之資觀山之靜養其體觀水之動達於用内外交脩體用俱全則其好之也有非二三子之寓其涯涘也昔蘇明允作假山記曰愛之敬之

感之吾於侯亦然見山之勝而愛之慕仁智而敬之感之請書以為記

虛谷記

去年春上人以通徠謁余言曰將遊妙香山願子有詩余既詩之今年夏又徠謁余言曰吾名以通扁以虛谷願子有說余曰老氏書曰致極虛又曰上德佛氏書有五通不死亦通無死無生之說無死無生亦一虛也上人既得之矣余復何言然吾聞虛之義大矣天覆乎上地載乎下不虛無以圓群形河海不虛無以納百流山藪不虛無以藏衆疾萬竅至虛也風蕩之鳴萬隙至虛也日月容其光至於陰陽合散屈伸消長變化無窮也而徠不見其形去不見其跡非虛則能然乎今上人面壁默坐空然寂然虛舟其心天下之物無一嬰之其虛也至矣去年遊楓嶽前年遊妙香山今復尋

遊楓岳東西南北之自在也而無滯形拘跡則東西南北亦一虛也而上人之心蹟與之俱虛矣上人之扁以虛谷意可知矣余復以吾儒之行之切於身者言之人以眇然漠然之身處於大虛之間宰萬物而不動妙萬物而不滯者皆本於此心之虛心者本虛虛故靈虛故具衆理而應萬事虛以存之於至靜之中虛以待之於既動之後體用相須表裏無間則其效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矣況事物之理有虛則有實易咸之象曰虛以受人蓋虛則受受則益益則實矣然則虛與實非二物也先儒曰彼之虛虛而無此之虛虛而有有者實之謂無者空空然寂寂然之謂此吾道與佛道之分而佛亦知夫二者之說乎子韓子嘗病世之能文之士之釋氏不以聖賢之道引而進之

徒峯浮屠之說瀆告之也余学韓子者也峯〻吾儒之說申之在
师擇而行之耳